

呂大著點校標抹增節備注資治通鑑

十四

新刻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三

隋紀

高祖文帝下



開皇十七年二月上

用事越數友以汴州刺史令孤熙為桂州

總管十七州

從事刺史以下官得承制補授熙至

部大弘恩信甘

聲相謂曰前時總管皆以兵威相脅

州縣生梗長

諭我輩其可違乎於是相帥歸附先是

拜安州刺史

行之官寄政於總管府熙悉遣之為建城邑開

請謁不敢為非

帝以所在屬官不敢憚其上

事雖克舉三月詔諸司論屬官罪有律輕情重者聽於律外斟酌決

杖於是上下相驅送行捶楚以殘暴為幹能以守法為懦弱帝以盜

多命盜一或以上皆棄市或三人共盜一瓜事發即死於是行

女起早宿八下慄慄勤懇有數人劫執事而謂之曰吾豈求

罪但為枉人來耳而為我奏至尊自古以來體國立法未有盜

命而死也而不為我以聞吾更來而屬無類矣帝聞之為停此法

帝常乘怒欲以六月杖殺人大理少卿趙綽固爭曰此則逆也季夏之

月天地成長庶類不可以此時誅殺帝報曰六月雖曰生長此時必

有雷霆我則天而行有何不可遂殺之大理掌固來曠告綽濫免

徒曰帝使信以驗初無阿曲帝怒命斬之綽固爭以為曠不合死

帝拂衣入閤

引入閤綽再拜

有九罪三臣為大理少卿不能制馭掌固使

曠觸挂天刑一也

凶不合死而臣不能死爭二也臣本無

他事而妄言三也

不孟賜之刑部侍郎王

曠將斬之綽曰法不

惜命引綽斬之綽曰

使人謂綽曰竟何如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上拂衣而入良久乃

釋之明日謝綽勞勉之賜物三百段時上禁行惡錢有一人在市以

隋文帝

惡錢易好者。武候執以軍上令悉所之。綽進諫曰：「此人所坐當杖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卿事。」曰：「陛下不以只愚暗置在法司，以妾殺人，豈得不關臣事？」上曰：「撼。」不心判者當退對曰：「臣望感天心，何論動木。」上復曰：「啜羹有如嘗。」熱則且之。天子之威欲相挫邪。綽拜而益前訶之不肯退也。綽明切上遂入治書侍御史柳或復上奏切諫上乃止。上以綽有誠直之心，命引入閣中，或遇上與皇后同榻。綽也即呼綽坐評命。尋夫前後之負賜萬計，與大理卿薛曹同時俱名平。怒然曾斷獄以守，俱為稱職。帝晚節用法益峻，喜怒不恒不復依進。私符任楊素素復任情不平。帝嘗遣親衛大都督屈突通，往隴西檢覆群牧，得隱匿馬二萬餘匹。帝大奴心將斬太僕卿慕容容，志達及諸監官千五百人。通諫曰：「人命至重，陛下奈何以畜產之故殺千有餘人？臣敢以死請。」帝頓首叱之。獮昭真切通又頓首曰：「臣一身分死就陛下，勾千餘人命，帝感寤曰：「朕之不明，以此賴有卿忠言耳。」於是志達等皆減死論擢，通為右武侯將軍。素牛弘等，以薦張曹玄曆術上，令楊素與術數人立議六十一。

八十五

卷之二十三

一

正

事皆舊法，久難通者，令劉暉與曹玄等辨折之。暉杜口，一無所答。曹玄通者五十四，上乃拜曹玄負外散騎侍郎，兼太史令，賜物千段，令參定新術。至是，曹玄曆成。四月，詔頒新曆。前造曆者劉暉等四人並除名。七月，秦王俊為并州總管，好奢侈，違越制度，盛治宮室，以其奢縱，免俊官。以王就第，左武衛將軍劉昇諫曰：「秦王非有他過，但費官物，營解舍而已。」臣謂可容。上曰：「法不可違。」楊素復諫曰：「秦主之過不應至此。願陛下詳之。」上曰：「我是五兒之父，非北民之父。若如公意，何不別制天子兒律？」以周公之為人，尚誅管蔡，我誠不及周公遠矣。安能虧法乎？」上不許。十八年十二月，自京師至仁壽宮，置行宮十有二所。十九年九月，以太常卿牛弘為吏部尚書。弘選舉先德行而後文，不敢在審，且雖致停緩，其所進用並多稱職。吏部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晤，清慎絕倫。然爽俊有餘，迹似輕薄。時宰多以此疑之，唯弘深識其真，推心委任。隋之選舉得人於斯為最。時論弘服弘識度之遠。二十一年三月，賀若弼復坐事下獄。上數之曰：「公有三太猛：嫉妬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無上心太猛。既而釋之，他

隋文帝

日上請侍臣曰痛將代陳謂高頰曰陳叔寶可平也不作高馬盡良
弓藏邪頰去必不然又平陳凌索內史又索僕射我語頰曰功臣正
且授勳官不可預朝政 六月秦孝王俊薨上哭之數聲而已俊

所為侈麗之物悉命焚之王府僚佐請立碑上曰欲求名一卷史書
足矣何用碑為其子孫不能保家徒與人作鎮石耳 初上使太子

勇參決軍國政事時有損益上皆納之勇性寬厚率意任情無矯飾
之行上性節儉勇身文飾錙鎰阿諛切上見而不悅後遇冬至百官

皆詣勇勇張樂受賀上知之因下詔曰禮有等差君臣不雜皇太子
雖居上嗣義兼君子而諸方岳牧正冬朝賀任土作貢別上東宮事

非典則宜悉停斷自是恩寵始衰漸生猜阻晉王廣知之彌自矯飾
獨孤后數稱廣賢上由是愛之特異諸子上密令善相者來和徧視

諸子對曰晉王眉上雙骨隆起貴不可言廣姿儀性敏慧沈深嚴
重好學善屬文故接朝士禮極卑屈由是聲名籍甚冠於諸王揚素

揣知后意因盛言太子不才后遂遺素金使贖上廢立晉王廣私賂
東宮幸臣令伺太子動靜密告揚素於是內外誼謗過失日聞上既

數聞諸毀於是禁勇及諸子部分收其黨與揚素舞文巧詆鍛鍊以
成其獄餼郎饋切錄也廢勇及其男女為庶人立晉王廣為皇太子

初帝之克陳也天下皆以為將太平監察御史房彥謙私謂所親
曰主上忌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諸王擅權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其子

玄齡亦密言於彥謙曰主上本無功德以詐取天下諸子皆驕奢不
仁必自相誅夷今雖承平其亡可翹足待懸折竟切彥謙法壽之玄

孫也玄齡與杜果之兄孫如晦皆預選吏部侍郎高孝基名知人見
玄齡歎曰僕聞人多矣未見如此郎者異日必為偉器恨不見其大

成耳見如晦謂曰君有應變之才必任棟梁之重俱以子孫託之
帝晚年深信佛道鬼神詔有盜毀佛及天尊嶽鎮海瀆神像者以不

道論 齊州行參軍王伽伽如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行
至榮陽哀其辛苦悉呼謂曰卿輩自犯國刑身嬰縲紲紲切縲紲

其枷鎖上居牙切固其職也重勞援卒豈不愧心哉參等辭謝伽乃悉脫
吾當為汝受死遂捨之而去流人感悅如期而至一無離叛上聞而

隋文帝

驚異召見與語稱善久之於是悉召流人令攜負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庭而赦之因下詔曰凡在有生含靈稟性咸知善惡並識是非若臨以至誠明加勸導則俗必從化人皆遷善往以海內亂離德教廢絕吏無慈愛之心民懷姦詐之意朕思遵聖法以德化民而伽深識朕意誠心宜導參等感悟自赴憲司明是率土之人非為難教若使官盡王伽之儔民皆李參之輩刑厝不用惜舍故切或作其何遠哉乃擢加為雍令 太史令表充表稱隋興已後晝日漸長開皇元年冬至之景長一丈二尺七寸二分自爾漸短至十七年短於舊三寸七分日去極近則景短而日長去極遠則景長而日短行內道則去極近行外道則去極遠謹按元命包云日月出內道璇璣得其常京房別傳曰太平日行上道并平行次道霸代行下道伏惟大隋啓運上感乾元景短日長振古希有上臨朝謂百官曰景長之慶天之祐也今太子新立當須改元宜取日長之意以為年號是後百工作役並加程課以日長故也丁匠苦之

卷之六十一

四

精唯簡留國子學生七十人太學四門及州縣學並廢前殿內將軍劉炫漢書上表切諫不聽七月改國子為太學 初帝受周禪恐民心未服故多稱符瑞以耀之其偽造而獻者不可勝計十一月己丑有事于南郊如封禪禮赦文備述前後符瑞以報謝云 潮成等五州僚反漢書高州酋長馮盎漢書馳詣京師請討之帝敕楊素與盎論賊形勢素歎曰不意蠻夷中有如是人即遣盎發江嶺兵擊之軍平除盜漢陽太守 二年兵部尚書柳述慶之孫也尚蘭陵公主姑龍使氣自揚素之屬皆下之帝問符璽直長萬年韋雲起外間有不便事可言之述時侍側雲起奏曰柳述驕豪未嘗經事兵機要重非其所堪徒以主壻遂居要職臣恐物議以陛下為官不擇賢專私所愛斯亦不便之大者帝甚然其言顧謂述曰雲起之言汝藥石也 可師友之七月詔內外官各舉所知柳述舉雲起除通事舍人 益州總管蜀王秀容貌瓌偉有膽氣好武藝帝每謂獨孤后曰秀必以惡終我在當無慮至兄弟必反矣大將軍劉噲古賣之討西蠻也帝令楊武通將立繼進秀以驛人上博計切賤而得幸也 萬智光為武通行軍司馬

隋文帝

有以秀任非其人譴責之因謂羣臣曰壞我法者子孫也譬猶猛虎不能害反為毛間蟲所蝕食耳遂分秀所統徵還長安太子詔以巫蠱公切必者執左道以符籙而感厭感此指體廢秀為庶人八月皇后獨孤氏崩太子對上及宮人哀慟絕氣若不勝喪者其處私室飲食言笑如平常上令上儀同三司蕭吉為皇后擇葬地得吉

勳云卜年二千卜世二百上曰吉凶由人不在於地高緯葬父豈不卜乎俄而國亡正如我家墓田若去不吉朕不當為天子若云不凶我弟不當戰沒然竟從吉言吉退告族人蕭平仲曰皇太子遣宇文

左率深謝余云公前稱我當為太子竟有其驗終不忘也今卜山陵務令我早立我立之後當以富貴相報吾語之曰後四載太子御天下若太子得政隋其亡乎吾前給云卜年二千者三十字也始在

卜世二百者取出二傳也汝其識之識文說也梁毗始為西寧州刺史元十一年蠻夷酋長皆以金多者為憂雋遠相攻奪略無寧歲毗患之後因諸酋長相帥以金遺毗毗置金坐側對之慟哭而謂之曰此物飢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戒不可勝數今將此來欲

殺我邪一無所納於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擊上聞而善之徵為大理卿處法平允毗見楊素專權恐為國患乃上封事曰臣聞臣無所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竊見左僕射越國公素幸遇愈重

權劫日隆四海有虞必為禍始夫姦臣擅命有漸而來王莽資之於積年相玄基之於易世而卒殄漢祀終傾晉祚陛下若以素為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其後上亦寢踈忌素乃下敕曰僕射國之宰輔不可躬親細務但三五日一向省評論大事外示優崇實奪之權也素由是終仁壽之末不復通判省事太子問於賀若弼曰楊素

韓擒虎史萬歲皆稱良將其優劣何如弼曰楊素猛將非謀將韓擒虎鬪將非領將史萬歲騎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拜曰唯殿下所擇弼意自許也○三年九月置常平官是歲龍門王通詣闕獻太平十二策上不能用罷歸通遂教授於河汾之間弟子自

遠至者甚眾累徵不起楊素甚重之勸之仕通曰通有先人之弊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具饗粥謂之饗物謂之饗下說文饗地周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

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

不願仕也。或諧通於素曰：彼實慢公，公何敬焉？素以問通，通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素待之如初。弟子賈瓊問息諂，通曰：無辨，問止。怨曰：不爭，通嘗稱無救之國，其刑必平，重斂之國，其財必貧。又曰：聞諂而怒者，讒之囚也。捕鳥網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讒文黜絕，囚去，媒讒佞遠矣。大業末，卒於家。門人謚曰文中子。四年正月，帝將避暑於仁壽宮，術士章仇太翼復姓齊公族，姜姓之後，本章會因避仇遂加仇字，繼氏太翼其各固諫不聽。太翼曰：是行恐為輿不返，帝大怒，繫之長安獄，期還而斬之。遂幸仁壽宮，詔賞賜度支事，無巨細並付皇太子。四月上，不豫。七月，疾甚，卧與百僚辭訣。姑切並握手歎欷，贈歸命太子。赦章仇太翼，丁未崩於大寶殿。高祖性嚴重，令行禁止，勤於政事，每旦聽朝，日具忘倦。雖畜於財，高祖所賜也說至於賞賜有功，即無所愛。將士戰沒，必加優賞，仍遣使者勞問其家。愛養百姓，勸課農桑，輕徭薄賦，其自奉養務為儉素。乘輿御物，故弊者隨令補用，自非享宴所食，不過一肉。後宮皆服澣濯之衣，天下化之。開皇仁壽之間，丈夫率衣絹布，不服綾綺裝帶，不過銅鐵骨角，無

八十五

卷六十一

二六

仁

金玉之飾，故衣食滋殖，倉庫盈溢，受禪之初，民戶不滿四百萬。未年踰八百九十萬，獨冀州已一百萬戶。然猜忍苛察，信受讒言，功臣故舊無始終保全者。乃至子弟皆如仇敵，此其所短也。初，文獻皇后既崩，宣華夫人陳氏有寵，陳氏陳高宗之女也。上寢疾於仁壽宮，尚書左僕射楊素、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皆入閣侍疾。召皇太子入居大寶殿，太子慮上有不謹，須預防，擬手自為書封出問素。素朝錄事狀以報太子，宮人誤送上所，上覽而大恚。陳夫人平日出更衣，為太子所逼，夫人拒之，得免歸於上所。上怪其神色，有異，問其故。夫人泣然曰：太子無禮，上恚抵牀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獨孤誤我，乃呼柳述、元巖曰：召我兒述等將呼太子。上曰：勇也。述巖出閣為救書，楊素聞之以白太子，矯詔執述巖，繫大理獄。追東宮兵士，上宿衛門禁出入，並取宇文述、郭衍節度令。右庶子張衡入寢殿侍疾，盡遣後宮出就別室，俄而上崩。故中外頗有異論。陳夫人與後宮聞變，相顧戰栗失色。其夜太子蒸焉，乙卯太子即皇帝位，矯稱高祖之詔，賜故太子勇死，縊殺之。縊於網也柳述、元巖並除名。漢王諒有寵於

隋文帝

高祖為并州總管自山以東至于滄海南距黃河五十二州皆隸焉特許以便宜從事不拘律令諒自以所居天下精兵處見太子勇以讒廢居常怏怏及蜀王秀得罪尤不自安陰蓄異圖及高祖崩煬帝以璽書徵之諒遂發兵反詔以楊素為并州總管帥眾數萬擊之素進擊諒大破之擒蕭摩訶諒退保晉陽素進兵圍之諒窮蹙請降餘黨悉平羣臣奏漢王諒當死帝不許除名為民絕其屬籍竟以幽死初高祖與獨孤后甚相愛重誓無異生之子嘗謂羣臣曰前世天子溺於嬖幸嫡庶分爭遂有廢立或至亡國朕旁無姬侍五子同母可謂真兄弟也豈有此憂邪帝又懲周室諸王微弱故使諸子分據大鎮專制方面權侔帝室及其晚節父子兄弟迭相猜忌五子皆不以壽終

臣光曰昔辛伯論周相公曰內寵並后外寵貳政嬖子配嫡大都偶國亂之本也人主誠能慎此四者亂何自生哉隋高祖徒知嫡庶之多爭孤弱之易搖曾不知執鈞位逼雖同產至親不能無相傾奪考諸辛伯之言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乎

章仇大翼言於帝曰陛下木命雍州為破木之衝不可久居又識之脩治洛陽還晉家帝深以為然十一月幸洛陽留晉王昭守長安陳叔寶卒贈大將軍長城縣公謚曰煬

文帝開皇十七年二月行旅晏起早宿刑法志作晚宿必早字誤耳二十年史萬歲破突厥帝紀十九年六月史萬歲破城揚本傳在今年紀誤也九月壬子上至自仁壽宮帝紀丁未至自仁壽宮今從太子勇傳

江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第六十四

隋紀

煬皇帝

在位十三年

壽三十九

諱廣高祖第二子也封晉王太子勇既廢乃以晉王為太子仁壽四年七月高祖崩太子即位後為宇文文化及弑之

大業元年二月以楊素為尚書令詔天下公除惟帝服淺色黃衫

鐵裝帶三月戊申詔曰聽採輿頌謀及庶民故能審刑政之得失

今將列歷淮海觀省風俗敕宇文愷與內史舍人封德彝等營顯

仁宮南接阜澗北跨洛濱發大江之南五嶺以北奇材異石輸之洛

陽又求海內嘉木異草珍禽奇獸以實園苑又命尚書右丞皇甫謐

發河南淮北諸郡民前後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于

河復自板渚引河歷滎澤入汴又自大梁之東引汴水入泗達于淮

又發淮南民十餘萬開邗溝水名在廣陵自山陽至揚子入江渠

廣四十步渠旁皆築御道樹以柳自長安至江都置離宮四十餘所

又遣黃門侍郎王弘等往江南造龍舟及雜船數萬艘蘇乃勿東京

官吏督役嚴急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車載死丁東至成皇北至

河陽相望於道五月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為海周十餘里為方

文蓬萊瀛州諸山高出水百餘尺臺觀宮殿羅絡山上向背如神海

北有龍鱗渠縈紆注海內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

人主之堂殿樓觀窮極華麗宮樹秋冬彫落則翦綵為花葉綴於枝

條色渝則易以新者常如陽春沼內亦翦綵為荷菱芡菱奇奇切

謂之菱素謂之蒲若乘輿遊幸則去冰而布之十六院競以穀羞精

麗相高求市恩寵上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

於馬上奏之八月上行幸江都發顯仁宮出洛口御龍舟龍舟四

重高四十五尺長二百尺上重有正殿內殿東西朝堂中二重有百

二十房皆飾以金玉下重內侍處之皇后乘翔螭舟制度差小而裝

飾無異挽船引之也士皆以錦綵為袍又有浮景漾彩朱鳥蒼螭

等數千艘挽船士八萬餘人舳舻相接二百餘里舳音軸船後特指

耀照曜川陸騎兵四岸而行旌旗蔽野所過州縣五百里內皆令

獻食多者一州至百輦極作輿又羊誌切水陸珍奇後宮獻獻

隋煬帝

於監切力作將發之際多弃埋之。二年詔吏部尚書牛弘等議

定輿服儀衛制度以何稠為太府少卿使之營造送江都稠智思精

巧博覽圖籍參會古今多所損益衮冕書日月星辰皮弁用漆紗為

之輅輦車輿皇后鹵簿上裝占切車駕百官儀服務為華盛以稱上

意稱昌子課州縣送羽毛民求捕之網羅被水陸禽獸有堪擊毘之

用者毘毛毘也殆無遺類烏程有高樹踰百尺旁無附枝上有鶴

巢民欲取之不可上乃伐其根鶴恐殺其子自投毘毛羽所役工十萬餘

人用金銀錢帛鉅億計帝每出遊幸羽儀且二十餘里文物之盛近

世莫及也。三月上發江都四月入東京。制百官不得計考增級

必有德行功能灼然顯著者進擢之帝頗惜名位羣臣當進職者多

令兼假而已雖有闕負留而不補時牛弘為吏部尚書不得專行其

職別敕納言蘇威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右驍衛大將軍張瑾梁述

內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蘊黃門侍郎裴矩參掌選事時人謂

之選曹七貴雖七人同坐然與奪之筆虞世基獨專之受納賄賂

多者超越等倫無者注色而已。楚景武公楊素雖有大功特為帝

所猜忌外示殊禮內情甚薄素寢疾帝密問醫者怕恐不死素亦自

知名位已極不肯餌藥薨薨仍吏切服朝置洛口倉於鞏東南原上築倉

城周回二十餘里穿二十窖若或切地藏窖容八千石以還置監官

并鎮兵千人十二月置回洛倉於洛陽北七里倉城周回十里穿三

百窖。帝以啓民可汗將入朝欲以富樂誇之太常少卿裴蘊希旨

奏括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皆為樂戶其六品以下至庶人有善

音樂者皆直太常帝從之於是四方散樂大集東京閱之於芳華苑

其衣兩京錦綵為之空竭。三年正月突厥啓民可汗入朝。三月

帝還長安。帝以高祖末年法令峻刻詔改修律令牛弘等造新律

成凡十八篇謂之火業律始頒行之民久厭嚴刻喜於寬政其後征

役繁興民不堪命有司臨時追脅以求濟事不復用律令矣旅騎尉

劉炫預修律令弘嘗從容問炫曰周禮事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

於前減則不濟其故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上丁

下注功切下功案不重校文不敏亦悉府史之任管主要目而已今之文簿
曰戮功曰最案不重校文不敏亦悉府史之任管主要目而已今之文簿

百慮覆治若鍛鍊不密則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云老吏抱案死事

繁政弊職此之由也弘曰魏齊之時今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違寧處何

故炫曰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置令而已其餘具僚則長官自

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

迹皆屬考功省官不如省事官事不省望從容其可得乎弘善其

言而不能行改州為郡改度量權衡依古式改上柱國以下官

為大夫置殿內省與尚書門下內史丞御史為五省增謁者司隸臺與

御史為三臺分太府寺置少府監與長秋國子將作都水為五監又

增改左右翊衛等為十六府廢伯子男爵唯留王公侯三等詔發

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尚書左僕射蘇威諫帝不

聽築之二旬而畢帝之徵散樂也太常卿高穎諫不聽穎退謂太常

丞李懿曰周天元以好樂而亡殷鑒不迷安可復爾頰又以帝遇啓

民過厚謂太府卿何稠曰此虜頗知中國虛實山川險易恐為後患

又謂觀王雄曰近來朝廷殊無綱紀禮部尚書宇文弼古弼私謂頰

曰天元之侈以今方之不亦甚乎又言長城之役幸非急務光祿大

夫賀若弼亦私議宴可汗太侈並為人所奏帝以為誹謗朝政高頰

宇文弼賀若弼皆坐誅事連蘇威亦坐死官頰有文武大略明達世

務自蒙寄任竭誠盡節進引身良以天下為己任蘇威揚素質若弼

韓擒虎皆頰所推薦自餘立功立事者不可勝數當朝執政將二十

年朝野推服物無異議海內富庶頰之力也及死天下莫不傷之

八月東駕發榆林歷雲中沂金河時天下承平百物豐實甲士五十

餘萬馬十萬匹旌旗輜重上則持切載不車也下直用切載物車也千里不絕啓民奉蘆

帳以俟車駕帝幸其帳啓民奉觴上壽帝大悅賦詩曰呼韓稽顙至

晉康禮切颯昔還九月至東都西域諸胡多至張掖交市張掖國晉故郡名張掖曰

帝使吏部侍郎裴矩掌之矩知帝好遠略諸商胡至者矩誘訪諸國

山川風俗王及庶人儀刑服飾撰西域圖記三卷合四十四國入朝

奏之仍別造地圖窮其要害從西傾以去縱橫所亘將二萬里發

自燉煌至于西海凡為三道北道從伊五中道從高昌南道從鄯善

自燉煌至于西海凡為三道北道從伊五中道從高昌南道從鄯善

自燉煌至于西海凡為三道北道從伊五中道從高昌南道從鄯善

自燉煌至于西海凡為三道北道從伊五中道從高昌南道從鄯善

自燉煌至于西海凡為三道北道從伊五中道從高昌南道從鄯善

自燉煌至于西海凡為三道北道從伊五中道從高昌南道從鄯善

自燉煌至于西海凡為三道北道從伊五中道從高昌南道從鄯善

自燉煌至于西海凡為三道北道從伊五中道從高昌南道從鄯善

上時戰切總湊燉煌且去以國家威德將士驍雄汎濛汜而越崑崙
西域國台切說文湑泉蒙音蒙光易如公掌但突厥吐渾分領羌胡之
水各處公渾切湑泉蒙音蒙光易如公掌但突厥吐渾分領羌胡之

國為其壅遏故朝貢不通今並因商之密送誠款引領翹首願為臣
妾若服而撫之務存安輯皇華遣使非動兵車諸蕃既從渾厥可滅
混一戎夏其在茲乎帝大悅賜物五百段日引矩至御坐親問西域

事矩盛言胡中多諸珍寶吐谷渾易可併吞帝於是慨然慕秦皇漢
武之功甘心將通西域四夷經略咸以委之以矩為黃門侍郎復使
至張掖引致諸胡賜之以利曾徒滿如如勸令入朝自是西域諸胡

往來相繼所經郡縣疲於送迎糜費以萬萬計幸令中國疲弊以至
於亡皆矩之唱導也○四年帝無日不治宮室兩京及江都苑囿亭
殿雖多久而益厭每遊幸左右顧瞻未欲切現無可意者不知所適

乃備責天下山川之圖躬自歷覽以不勝地可置宮苑者詔於汾州
之北汾水之源營汾陽宮○五年正月改東京為東都詔天下均
田 三月車駕西巡帝謂給事郎蔡徵曰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禮而

江東諸帝多傳脂粉坐深宮中不與百姓相見此何禮也對曰此其
所以不能長世帝之將西巡也命蔡徵說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

屯設等處以厚利詔使入朝帝至燕又山伯雅吐屯設等及西域二
十七國謁於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錦列布若今罷焚香奏樂上天悅

置西海河源郡善且末等郡西海河源七鎮大開七田扞禦吐谷渾以通西域之

路是時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縣二百五十五戶八百九十萬
有奇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隋氏之盛極於

此矣帝謂裴矩有綬懷之略進位銀青光祿大夫自西京諸縣及西
北諸郡皆轉輸塞外每歲鉅億萬計經途險遠及遇寇鈔人畜

又秦教切寇掠奪取也死亡不達者郡縣皆徵賦其家由是百姓失業西方先
困矣 民部侍郎裴蘊以民間成籍脫漏戶口及詐注老小尚多奏
令貌閑若一人不實則官司解職又民糾得一丁者令被糾之家
代輸賦役是歲都郡計帳進丁二十萬三千新附口六十四萬一
千五百帝臨朝覽狀謂百官曰前代賢才致此罔冒今戶口皆實
全由裴蘊由是漸見親委未幾擢授四史大夫與裴矩虞世基參掌

隋文帝

懲家道業，候伺人主微意，所欲罪者，則曲法鍛成，其罪所欲宥者，則附從輕典，因而釋之。是後大小之獄，皆以付編刑部大吏，莫敢與爭。必稟承進止，然後決斷。編有機辯，言若懸河，或重或輕，皆由其口。剖其明敏，時人不能致詰。問結切。六年正月，郭衍嘗勸帝五日一視朝，曰：無效。高祖空自勤苦，帝益以為忠。曰：唯有郭衍心與朕同。帝臨朝，頻重發言降詔，辭義可觀。而內存聲色，其在兩都及巡遊，常以僧尼道士、女官自隨，謂之四道場。十二月，文安憲侯牛弘卒，弘寬厚恭儉，學術精博，隋室舊臣，皆終信任。梅客不及者，惟弘一人而已。

數穿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餘里，廣十餘丈，使可通龍舟，并置驛宮，宜頓欲東巡，會稽。帝之幸啓民帳也。高麗使者，在啓民所啓，民不敢隱與之見。帝黃門侍郎裴矩說帝曰：高麗本箕子所封之地，漢晉皆為郡縣，今乃不臣。先帝欲征之，久矣。但揚諒不肖，師出無功。當陛下之時，安可不取？帝敕牛弘，宜言曰：爾還日語高麗王，宜早來朝。苟或不朝，將帥啓民往，巡彼土。高麗王元懼，藩禮頗闕。帝將討之，課天下富人買武馬，匹至十萬，錢簡閱器仗，務令精新。或有濫惡，則

皇五二の

八五十一

十

卷七

使者立斬。○七年二月，帝自江都行幸涿郡。涿郡，今河北定興。御龍舟度河，入永濟渠，仍敕選部門下內史、御史、四司之官，於前船選補。其受選者三千餘人，或徒步隨船，二千餘里，不得處分。凍餒疲頓，因而致死者什一二。壬午，下詔討高麗，敕幽州總管元弘嗣往東萊海口，造船三百艘，官吏督役，晝夜立木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在肉中。死者什三四。先是，詔總徵天下之兵，無問遠近，俱會於涿。又發

江淮以南民夫及船，運黎陽及洛口諸倉米至涿郡。舳舻相次千餘里，載兵甲及攻取之具，往還在道，常數十萬人。死者相枕，天下騷動。

帝自去歲謀討高麗，詔山東置府，令養馬以供軍役。又發民夫運米，積於灤河，懷遠二鎮。車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過半。耕稼失時，田疇多荒，加之饑饉，穀價踊貴。東北邊尤甚，斗米直數百錢。所運米或粗惡，令民糶以償之。糶，亭屬。又發鹿車夫六十餘萬，二人共推米

三石。推，通回。道途險遠，不足充糶糧。糶，上朝溝切。至鎮無可輸，皆懼罪亡命。重以官吏貪殘，因緣侵漁，百姓困窮，財力俱竭。安居則不勝凍餒，死期交急，剽掠剽，劫也。則猶得延生。於是始相聚為羣盜，鄒平、民

隋煬帝

王薄擁眾據長白山剽掠齊濟之郊自稱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
無向遼東浪死歌以相感勸避征役者多

八年四方兵集平壤凡一百一十二萬二千

諸城各堅守不下初九軍度遼凡三十萬五千及還至遼東城惟二

千七百八人資儲器械巨萬計失亡蕩盡○九年二月帝謂侍臣曰高

麗小虜侮慢上國今拔海移山猶望克果况此虜乎乃復議伐高麗

左光祿大夫郭榮諫曰戎狄失禮臣下之事千鈞之弩不為鼷鼠用發

機機有胡餅有毒首或謂之甘鼠奈何親辱萬乘以敵小寇乎帝不聽時

所在盜起聚眾攻剽多者十餘萬少者數萬人山東苦之天下承平

日久人不習兵郡縣吏每與賊戰望風沮敗四月禮部尚書楊玄

感驍勇便騎射好讀書喜賓客海內知名之士多與之遊見朝政日

紊而帝多猜忌內不自安乃與諸弟作亂玄感每戰身先士卒所向

摧陷至皇天原玄感一日三敗又大敗於董杜原獨與十餘騎奔上

洛追騎至玄感令弟斫殺之磔玄感尸於東都市三日磔裂也帝

以衛尉少卿李淵為弘化郡留守關右十三郡兵皆受徵發淵御眾

實簡人多附之帝以淵相表音異又名應圖識忌之淵懼因縱酒納

賂以自晦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被誣縊死帝曰更能

作空梁落燕泥否王胄附楊玄感誅帝誦其佳句曰庭草無人隨意

綠復能作此語邪帝自負才學每驕天下之士常謂侍臣曰天下皆

謂朕承藉緒餘而有四海設令朕與士大夫高選亦當為天子矣帝

從容從上恭切猶休猶也謂祕書郎虞世南曰我性不喜人諫若位望通顯而

諫以求名者弥所不耐至於卑賤之士雖少寬假然卒不置之地上

汝其知之世南世基之弟也是歲詔為盜者籍沒其家時羣盜所

在皆滿郡縣官因之各專威福生殺任情矣○十年二月詔百僚

議伐高麗數日無敢言者戊子詔復徵天下兵百道俱進時天下已

亂所徵兵多失期不至高麗亦困弊遣使乞降帝乃班師還西京仍

徵高麗王元入朝元竟不至初開皇之末國家殷盛朝野皆以高麗

為意劉炫胡編獨以為不可作撫夷論以刺之至是其言始驗帝

將如東都太史令庾質諫曰比歲伐遼民實勞弊陛下宜鎮撫關內

使百姓盡力農桑三五年間四海稍豐實然後巡省於事為宜帝不

院質辭疾不從帝怒下質獄竟死獄中遂如東都

十一年正月增祕書省官百二十員並以學士補之帝好讀書著述

自為揚州總管置王府學士至百人常令修撰以至為帝前後近二

十載修撰未嘗暫停自經術文章及農地理醫卜釋道乃至補博雅鳥

狗補博雅胡切皆為新書無不精洽共成三十一部萬七千餘卷帝

以戶口逃亡盜賊繁多二月庚午詔民悉城居田隨近給郡縣驛亭

村塢皆築城塢鳥古切通俗有二孔雀自西苑飛集寶成朝堂前

親衛校尉高德儒等見之奏以為鸞時孔雀已飛去無可得驗於是

百官稱賀詔以德儒誠心具會肇見嘉祥擢拜朝散大夫十二年

正月朝集使不至者二十餘郡始議分遣使者十二道發兵討捕盜

賊詔以右驍衛將軍唐公李淵為太原留守以王威高君雅為之

副帝疎薄骨肉蔡王智積每不自安及病不呼醫臨終謂所親曰

吾今日始知得保首領沒於地矣內史侍郎虞世基以帝惡聞賊

盜諸將盜諸將君昂有告敗求救者世基皆抑損表狀不以實聞但云鼠

竊狗盜郡縣捕逐行當殄盡願陛下勿以介懷帝良以為然或救其

使者以為妄言由是盜賊徧海內陷沒郡縣帝皆弗之知也楊義臣

破降河北賊數十萬列狀上聞帝歎曰我初不聞賊頓如此義臣降

賊何多也世基對曰小竊雖多未足為慮義臣克之擁兵不少久在

關外此最非且帝曰卿言是也遂追義臣放散其兵賊由是復盛治

書曰侍御史韋處起劾奏世基及御史大夫裴蘊職典樞要維持內外

四方告變不為奏聞賊數實多裁減言少陛下既聞賊少發兵不多

眾寡懸殊往皆不克故使官軍失利賊黨日滋請付有司結正其罪

大理卿鄭善果奏雲起詆訐名臣詆丁禮切所言不實非毀朝政妄作

威權由是左遷雲起為大理司直帝至江都江淮郡官謁見者專問

禮餉豐薄禮餉豐薄則超遷承守薄則率從停解江都郡丞王世充獻銅鏡

翠風遷通守襄陽郡丞趙元楷獻異味遷江都郡丞由是郡縣競務

刻剥以充貢獻民外為盜賊所掠內為郡縣所賦生計無遺加之饑

饑無食民始采樹皮葉或擣藁為末藁古老切或煮土而食之諸物皆

盡乃自相食而官食猶充物而擣切史皆畏法莫敢振救

老異曰煬帝大業元年三月命皇甫謐發民百餘萬開通濟渠雜記

隋煬帝

作皇甫公儀又去發兵五十餘萬今從略記 二年二月詔吏部尚
書牛弘定輿服制度帝紀去尚書今牛弘禮部侍郎許善心按弘未
嘗爲尚書今善心於帝即位之初已左遷蓋紀誤也 五年五月大
獵長圍且二十里隋帝紀作二十里疑二十里字誤也

隋紀

恭皇帝

在位二年

高十五

諱侑煬帝之孫元德太子昭之子也封代王煬帝巡幸命
代王留守長安晉陽留守李淵起兵王命諸將禦之皆敗
淵遂克長安奉代王即皇帝位改大業為義寧元年後禪
位于唐降封為酈國公

義寧元年正月右禦衛將軍陳稜討杜伏威伏威帥衆拒之稜閉壁
不戰伏威遺以婦人之服謂之陳姥滿補切稜怒出戰伏威奮擊大
破之稜僅以身免江淮間小盜爭附之李密號魏公即位改元使
其幕府移檄郡縣檄胡狄切數煬帝十罪且曰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
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祖君彥之辭也內史舍人封德彝託附世
基以世基不閑吏務密為指畫宣行詔命諂順帝意羣臣表跡忤曰
者皆屏而不奏鞫獄用法鞫君六切窮多峻文深詆論功行賞則抑
削就薄故世基之寵日隆而隋政益壞皆德彝所為也初唐公李

淵娶於神武肅公竇毅生四男建成世民玄霸元吉世民聰明勇決
識量過人見隋室方亂陰有安天下之志傾身下士散財結客咸得
其歡心世民娶右驍衛將軍長孫晟之女晉陽宮監裴寂與晉陽令
劉文静同宿見城上烽火寂歎曰貧賤如此復逢亂離將何以自存
文静笑曰時事可知吾二人相得何憂貧賤文静見李山民而異之
深自結納謂寂曰此非常人器達類漢高神武同魏祖年雖少命世
才也寂初才然之文静坐與李密連昏繫太原獄世民就省之文静
曰天下大亂非高光之才不能定也世民曰安知其無但人不識耳
戍來相省非兒女子之情欲與君議大事也計將安出文静曰今主
上南巡江淮李密圍逼東都周之洛邑即河南也隋唐皆都長安故
以河南為東都時隋越王侗為留守
羣盜盜死以萬數當此之際有真主驅駕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
原百姓皆避盜入城文静為令數年知其豪傑一旦收集可得十萬
人尊公所將之兵復且數萬一言出口誰敢不從以此乘虛入關號
令天下不過半年帝業成矣世民笑曰君言正合我意乃陰部署賓
客淵不之知也會突厥寇馬邑淵遣高君雅將兵與馬邑太守王仁

情恭帝

恭非力能之仁恭君雅戰不利淵恐并獲罪其憂之世民乘間屏人
說淵曰今主上無道百姓困窮晉陽城外皆為戰場大人若守小節
下有寇盜上有嚴刑危亡無日不若順民心興義兵轉禍為福此天
授之時也淵大驚曰汝安得為此言吾今執汝以告縣官因取紙筆
欲為表世民徐曰世民觀天時人事如此故敢發言必欲執告不敢
辭死淵曰吾豈忍告汝汝慎勿出口明日世民復說淵曰今盜賊日
繁遍於天下大人受詔討賊賊可盡乎要之終不免罪且世人皆傳
李氏當應圖讖是諸切符命故李金才無罪一朝族滅大人設能書
賊則功高不賞身益危矣唯昨日之言可以救禍此萬全之策也願
大人勿疑淵乃歎曰吾一久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軀亦由
汝化家為國亦由汝矣先是裴寂私以晉陽宮人侍淵淵從寂飲酒
酣謂其切應寂從容言曰二郎陰養士馬欲舉大事正為寂以宮人
侍公恐事覺并誅為此急計耳衆情已協公意如何淵曰吾兒誠有
此謀事已如此當復奈何正須從之耳帝以淵與王仁恭不能禦寇
遣使者執詣江都淵大懼世民與寂等復說淵曰今主昏國亂盡忠

無益備禪失律禪廢切而罪及明公事已迫矣宜早定計且晉陽

士馬精彊官監蓄積巨萬以茲舉事何患無成代王幼冲關中豪傑

並起未知所附公共鼓行而西撫而有之如探囊中之物耳奈何受

軍使之囚坐取夷滅乎淵然之淵之初為河東討捕使也請大理司

直夏侯端為副端善占候及相人謂淵曰今王牀搖動帝座不安參

墟得歲必有真人起於其分非公而誰乎主上猜忍尤忌諸李金才

既死公不思變通必為之次矣淵心然之寂屢趣起兵淵乃使文靜

詐為敕書發太原西河鴛門馬邑民年二十已上五十已下悉為兵

期歲暮集涿郡擊高羅由是人情凶凶許容切思亂者益衆及劉

武周據汾陽宮世民言於淵曰大人為留守而盜賊竊據離宮不早

建大計禍今至矣淵乃集將佐謂之曰武周據汾陽宮吾輩不能制

罪當族滅乃命世民與文靜等各募兵遠近赴集旬日間近萬人劉

文靜勸淵與突厥相結資其士馬以益兵執淵從之自為手啓甲辭

厚禮遺始畢可汗六汗可干切欲大舉義兵遠迎主上復與突厥和

親如開皇之時若能與我俱南願勿侵暴百姓若但和親坐受寶貨

隋恭帝

亦唯可汗所擇始畢得啓謂其大臣曰隋主爲人我所知也若迎以
來必害唐公而擊我無疑矣苟唐公自爲天子我當不避盛暑以兵
馬助之即命以此意爲復書使者七日而返將佐皆喜請從突厥之
言淵不可裴寂劉文静等皆曰今義兵雖集而我馬殊乏胡兵非所
須而馬不可失若復稽回恐其有悔淵曰諸君宜更思其次寂等乃
請尊天子爲太上皇立代王爲帝以安隋室移檄郡縣改易旗幟雜
用絳白以示突厥淵曰此可謂掩耳盜鐘然逼於時事不得不爾乃
許之遣使以此議告突厥西河郡不從淵命淵使建成出民將兵擊
西河時軍士新集咸未閱習建成出民與之同甘苦遇敵則以身先
之近道菜果非買不食軍士有竊之者輒求其主償之亦不詰竊者
軍士及民皆感悅至西河城下民有欲入城者皆聽其入郡丞高德
儒閉城拒守攻拔之執德儒至軍門出民數之曰汝拍野鳥爲鸞以
欺人主取高官吾興義兵正爲誅佞人耳遂斬之自餘不戮一人秋
毫無犯各慰撫使復業遠近聞之大悅建成等引兵還晉陽往返凡
九日淵喜曰以此行兵雖橫行天下可也遂定入關之計淵開倉以

八五八云

三

賑貧民應募者日益多淵命爲三軍分左右通謂之義士裴寂等上
淵號爲大將軍淵命劉文静使於突厥以請兵私謂文静曰胡騎入
中國生民之大蠹也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劉武周引之共爲邊患又
胡馬行牧不費芻粟聊欲藉之以爲聲勢耳數百人之外無所用之
秋七月淵以子元吉爲太原太守留守晉陽官淵帥甲士三萬發
晉陽立軍門誓衆并移檄郡縣諭以尊立代王之意西突厥阿史那
大奈亦帥其衆以從淵至賈胡堡去霍邑五十餘里代王侑遣
虎牙郎將宋老生帥精兵二萬屯霍邑左武侯大將軍屈突通將驍
果數萬屯河東以拒淵會積雨淵不得進淵以書招李密家自恃兵
彊欲爲盟主使祖君彥復書曰與兄派流雖異派普拜切根系本同
自唯虛薄爲四海英雄共推盟主所望左提右挈勦力同心執子嬰
於咸陽殪商辛於牧野卷一計切豈不盛哉且欲使淵以步騎數千
自至河內面結盟約淵得書笑曰密妾自矜大非折簡可致折簡猶
也吾方有事關中若遽絕之乃是更生一敵不如卑辭推獎以驕其
志使爲我塞成臯之道綴東都之兵我得專意西征俟關中平定據

隋恭帝

險養威徐觀此鵠之執鵠部頭切始也鵠允以收漁人之功未為晚

也乃使温大雅復書曰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為牧非子而誰老

夫羊踰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麟附翼唯弟早膺圖錄龍玉切

以寧北長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屬珠王切附也籍秦昔復封於唐斯

榮足矣獯商卒於牧野所不忍言執子嬰於咸陽未敢聞命汾晉左

右尚須安輯盟津之會盟津也如字則孟津也孟者河北地名於其地

不足定矣自是信使往來不絕雨久不止淵軍中糧乏劉文静未返

或傳突厥與劉武周乘虛襲晉陽淵召將佐謀北還裴寂等皆曰宋

老生屈突通連兵據險未易猝下李密雖亡連和姦謀難測突厥貪

而無信唯利是視武周事胡者也太原一方都會且義兵家屬在焉

不如還救根本更圖後舉世民曰今未救彼野或武竹切說文野也

何憂之糧老生輕躁一戰可擒李密顧戀倉粟未遑遠略武周與突

厥外雖相附內實相猜武周雖遠利太原豈可近忘馬邑本興大義

奮不顧身以救蒼生當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遇小敵遽已班師恐

從義之徒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為賊耳何以自全淵不聽

促令引發世民將復入諫會日暮淵已寢世民不得入號哭於外聲

聞帳中淵召問之世民曰今兵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衆散於

前敵乘於後死亡無日何得不悲淵乃悟曰軍已發奈何世民曰右

軍嚴而未發左軍雖去計亦未遠請自追之淵笑曰吾之成敗皆在

爾知復何言唯爾所為世民乃與建成分道夜追左軍復還太原運

糧亦至八月雨雪淵命軍中曝鎧仗曝薄報也行裝趣霍邑隄上淵恐

宋老生不出建成世民曰老生勇而無謀以輕騎挑之上徒了切挑

埋無不出脫其固守則誣以貳於我彼恐為左右所奏安敢不出淵

曰汝測之善建成世民將數十騎至城下舉鞭拍麾若將圍城之狀

且諾之謂許候老生怒引兵三萬分道而出兵大敗老生下馬投壘

劉弘基就斬之遂克霍邑進至龍門劉文静以突厥兵五百人馬二

千匹來至淵喜其來緩謂文静曰吾西行及河突厥始至兵少馬多

皆君命將之功也李淵欲引兵西趣長安猶祿未決裴寂曰屈突

通擁大衆憑堅城吾捨之而去若進攻長安不克退為河東所踵腹

皆受敵此危道也不若先克河東然後西上長安恃通為援通敗長
安必破矣山民曰不然兵貴神速吾席累勝之威無歸附之眾故行
而西長安之人望風震駭智不及謀勇不及斷取之若振槁葉耳
若若淹留自弊於堅城之下彼得成謀脩備以待我坐費日月眾
心離沮則則大事去矣且關中蜂起之將未有所屬不可不早
招懷也亟突通自守虜耳不足為慮淵兩從之留諸將圍河東自引
軍而西京兆諸縣多遣使請降 淵帥諸軍濟河至朝邑舍於長春
宮關中士民歸之者如市進屯馮翊山民所至吏民及羣盜歸之如
流山民收其豪俊以備僚屬營于涇陽勝兵九萬淵女李氏適柴紹
者亦將精兵萬餘會山民於渭北與柴紹各置幕府號娘子軍隰城
尉房玄齡謁山民於軍門山民一見如舊識署記室參軍引為謀主
玄齡亦自以遇知己罄竭心力知無不為山民引兵頓于阿城勝兵
十三萬軍令嚴整秋毫不犯 十一月李淵克長安代王在東宮左
右奔散唯侍讀姚思廉侍側軍士將登殿思廉厲聲呵之詞虎何切
曰唐公舉義兵匡帝室卿等毋得無禮眾皆愕然布立庭下各切
淵迎王於東宮遷居大興殿後聽思廉扶王至順陽閣下泣拜而
去淵還舍於長樂宮與民約法十二條悉除隋苛禁執陰山師骨儀
等數以貪婪苛酷婪盧含切亦作懶春且拒義師俱斬之死者十餘
人餘無所問馬邑郡丞李靖素與淵有隙淵入城收靖將斬之靖大
呼曰公興義兵欲平暴亂乃以私怨殺壯士乎山民為之固請乃捨
之山民因召置幕府幕府者以軍幕為義無靖少負志氣有文武才
略其舅韓擒虎每撫之曰可與言將帥之略者獨此子耳淵備法駕
迎代王即皇帝位於天興殿時年十三大赦改元遙尊煬帝為太上
皇淵自長樂宮入長安以淵為假黃鉞音曰大斧使持節大都督內
外諸軍事尚書令大丞相進封唐王以武德殿為丞相府詔軍國機
務事無大小文武設官位無貴賤憲章賞罰咸歸相府唯郊祀天也
四時禘祫上大計切說文禘祭也周禮五歲一禘一禘夾切奏聞置
丞相府官屬以裴寂為長史劉文静為司馬以建成為唐山民
為京兆尹秦公元吉為齊公李孝恭淵之從父兄子也擊破朱粲諸
將盡殺其俘孝恭曰不可自是以往誰復肯降矣皆釋之於是自金

隋恭帝

卷九十一

世宗二年

五

刻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第六十六

唐紀

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上

在位九年

壽七十

諱淵字叔德姓李氏隴西成紀人也其祖虎與李弼等八人佐周代魏有功皆為柱國號八柱國周閔帝受禪追封唐國公虎生昉昉生淵皆襲封唐公淵仕隋以功進封唐王義寧二年尋受隋禪改元武德國號唐

武德元年正月丁未朔隋恭帝詔唐王劔履上殿贊拜不名唐王既

克長安以書諭諸郡縣於是東自商洛南盡巴蜀郡縣長吏及盜賊

渠帥咸荒酋長如西夷出自三苗美姓之別酋酋也氏丁奚爭遣

子弟入見請降服也有司復書日以百數隋煬帝至江都荒淫

益甚見天下危亂意亦擾擾不自安退朝則幅巾短衣策杖步遊徧

歷臺館非夜不止帝見中原已亂無心北歸乃命治丹楊宮將徙都

之將江都糧盡於駕驍果多閔中人父客思鄉里見帝無西意多謀

叛歸司馬德戡元禮裴虔通音謀曰驍果若亡不若與之俱去以

謀告宇文智及智及曰今天貴喪隋英雄並起同心叛者已數萬人

因行大事此帝王之業也德戡等然之以化及為主德戡悉召驍果

軍吏諭以所為皆曰唯將軍命三月丙辰天未明德戡授虔通兵以

代諸門衛士虔通自門將數百騎至成象殿德戡等引兵自玄武門

入帝聞亂易服逃於西閣虔通與元禮進兵問陛下安在有美人出

指之授尉令離三切姓也畢萬之後拔刀直進因扶帝下

閣至寢殿虔通德戡等拔白刃侍立帝歎曰我何罪至此賊黨馬文

舉曰陛下遣棄宗廟巡遊不息外勤征討內極奢淫使丁壯盡於天

刃女弱填於溝壑四民喪業盜賊蜂起專任佞諛飾非拒諫何謂無

罪賊欲弑帝帝素鳩酒不許鳩直禁切誠文毒鳥也令狐行達遂縊

殺之蕭后與宮人撤漆牀板為小棺殯於西院流珠堂隋氏宗室外

戚無少長皆死化及自稱大丞相摠百揆以皇后令立秦王浩為帝

居別宮令發詔書敕書而已隋恭帝詔以十郡益唐國仍以唐王

為相國摠百揆唐國置丞相以下官又加九錫王謂僚屬曰此誦說

者所為耳孤秉大政而自加寵錫可乎必若循魏晉之迹彼皆繁文

帝高祖

偽飾欺天罔人考其實不及五霸而求名欲過三王此孤常所非笑
竊亦恥之或曰歷代所行亦何可發王曰堯舜湯武各因其時取與
異道皆推其至誠以應天順人未聞夏商之未必効唐虞之禪也若
使少帝有知必不肯為若其無知孤自尊而飾讓平生素心所不為
也但改丞相為相國府其九錫殊禮皆歸有司 四月世子建成等

至東都隋末王世充奉越王侗軍於芳華苑東都閉門不出遣人招
論不確李密出軍爭之趙公世民曰吾新定關中根本未固懸軍遠來
雖得東都不能守也遂引軍還世民曰城中見吾退必來追躡切不

也乃設三伏於三王陵以待之段達果將萬餘人追之遇伏而敗世
民逐北抵其城下斬四千餘級秦法斬首一級遂置新安宜陽二郡使史

萬寶盛彥師其先姓真也後漢有盛包將兵鎮宜陽呂紹宗任環
將兵鎮新安而還 蕭銑即皇帝位置百官於是東自九江西抵三
峽南盡交趾北距漢川銑皆有之勝兵四十餘萬 煬帝凶問至長

安煬帝哭之慟曰吾北面事人失道不能救敢忘哀乎 五月戊午
隋恭帝禪位于唐遜居代邸甲子唐王即皇帝位于太極殿遣刑部

尚書蕭造告天於南郊大赦改元罷郡置州以太守為刺史推五運
為土德色尚黃 隋煬帝凶問至東都留守官奏越王即帝位改元

皇泰以王世充為左僕射總督內外諸軍事世充本從煬帝在江都
趨附皇泰王拱手而已 突厥始畢可汗突厥始畢可汗震內外莫不

咄祿特勒來出當波地突厥謂子弟曰博爾博爾宴之於太極殿奏
九部樂時中國人避亂者多入突厥突厥疆盛東自契丹至平壤契丹音

餉遺子傳切不可勝紀突厥恃功驕倨每遣使者至長安多暴橫帝
優容之命裴寂劉文靜等修定律令置國子太學四門生合三百

餘貢郡縣學及學生貢上待裴寂特厚群臣無與為比貢賜服玩
不可勝紀命尚書奉御日以御膳賜寂視朝必引與同坐入閣則

善高也

之內內言無不從掛為裝監而不名委蕭瑀以庶政事無大小莫不

有敕而內史不時宣行上責其遲瑀對曰大業之北內史宣敕內史

書令也中書令置自文帝時隋改為內史令又曰或前後相違有司不

知所從其易在前其難在後臣在省日以備見其事今王業經始事

繫安危遠方有疑恐失機會故臣每受一敕必勘審使與前敕不違

始敢宣行稽緩之愆實由於此上曰卿用心如是吾復何憂上每

視事自稱名引貴臣同榻而坐劉文靜諫曰昔王導有言若太陽俯

同萬物使羣生何以仰照今貴賤失位非常久之道上曰昔漢光武

與嚴子陵共寢子陵加足於帝腹今諸公皆名德舊齒平生親友宿

昔之歡何可忘也公勿以為嫌六月奉隋帝為鄴國公鄴戶圭切

詔曰近世以來時運遷革前代親族莫不誅夷興亡之効豈伊人力

其隋蔡王智積等子孫並付所司量才選用萬年縣法曹孫伏伽

上表以為隋以惡聞其過云天下陛下龍飛晉陽遠近響應未

甚年而登帝位徒知得之之易不知隋失之之難也臣謂宜易其

覆轍務盡下情凡人君言動不可不慎竊見陛下今日即位明日有

獻鷄鷄者鷄七照切鷄鳥子此乃少年之事豈聖主所須哉又百戲

樂亡國淫聲近太常於民間借婦女裙襦上渠云切下裳也五百餘

襲以充妓衣擬五月五日玄武門遊戲此亦非所以為子孫法也凡

如此類悉宜廢罷善惡之習朝夕漸染上子易以移人官太子諸王

參僚左右宜謹擇其人其有門風不能雍睦為人素無行義專好侈

靡以聲色遊獵為事者皆不可使之親近也自古及今骨肉乖離以

至敗國亡家未有不因左右離間古竟而然也願陛下慎之上省表

大悅下詔褒稱擢為治書侍御史賜帛三百匹仍頒示遠近七月

詔隋氏離宮遊幸之所並廢之八月郝瑗言於薛舉曰今唐兵新

破關中騷動上葛禮切宜乘勝直取長安舉然之會有疾而止辛巳

舉卒太子仁果立居於折塢城無之亦九月初李密既殺程讓

程讓以立密自負求寶貨於頗自驕矜開洛口倉散米無防守典當

者典當也取之者隨意多少或離倉之後方不能致委奔衢路自倉

城至郭門米厚數寸羣盜來就食者近百萬口密喜謂賈閏用曰此

可謂足食矣閔甫對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今民所以繼負如

流而至者以所天在此故也而有司曾無愛吝屑越如此謂先朝之

謀之者彼將日月復遲薛竊恐一旦米盡民散明公孰與成大業哉

時隨車乏食而密軍少衣出充請交易密許之先是東都人歸密者

日以百數既得食降者益少密悔而止李密與王世充

戰失利與眾二萬人歸關中上遣使迎勞卿到相望於道家大喜謂

其徒曰我擁眾百萬一朝解甲歸唐山東連城數百知我在此遣使

招之亦當盡至此於管輅功亦不細豈不以一台司見處乎台司三公

之位也蓋謂三公者上無一月已卯密至長安有司俱待稍薄所部兵

累日不得食眾心頗怨既而以密為光祿卿上柱國賜爵邢國公密

既不滿望朝臣又多輕之執政者或來求賄意甚不平獨上

親禮之常呼為弟薛仁果之為太子也與諸將多有隙及即位眾心猜懼郝瑗舉得疾遂

不起由是國勢侵弱秦王世民至高墪仁果使宗羅睺將兵拒之羅

睺首數戰敗世民堅壁不出諸將咸請戰世民

曰我軍新敗士氣沮喪上在呂也賊恃勝而驕有輕我心宜閉

壘以待之彼驕我奮可一戰而克也乃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

六十餘日仁果糧盡其將梁胡部等帥所部來降世民知仁果將上

離心命行軍撫管梁實營於淺水尔以誘之羅睺大喜盡銳攻之梁

實守險不出世民引大軍自原北出其不意羅睺士卒大潰斬首數

千級世民帥二千餘騎追之實執叩馬苦諫曰仁果猶據堅城雖破

羅睺未可輕進請且按兵以觀之世民曰吾慮之久矣破竹之勢不

可失也遂進仁果陳於城下世民據涇水臨之仁果驍將渾幹等渾

氏之徒數人臨陳來降仁果懼引兵入城拒守日向暮大軍

繼至遂圍之夜半守城者爭自投下仁果計窮出降得其精兵萬餘

人諸將皆賀因問曰大王一戰而勝遽捨步兵又無攻具輕騎直造

城下眾皆以為不克而卒取之何也世民曰羅睺所將皆隴

外之人將驍卒悍吾特出其不意而破之斬獲不多若緩之則皆入

城仁果撫而用之未易克也急之則散歸隴外折墪虛弱仁果破膽

不暇為謀此吾所以克也眾皆悅服世民所得降卒悉使仁果兄弟

及宗羅睺翟長孫等將之與之射獵無所疑間賊畏威銜恩皆頓效
死上使李密迎秦王世民於幽州密自持符略功名且上猶有傲色
及見世民不覺驚服私謂穀開山曰真英主也不如是何以定亂

乎徐世勣據李密舊境未有所屬魏徵隨密至長安久不為朝廷
所知乃自請安集山東上以為祕書丞乘傳至黎陽傳張總切乘傳

行若使者持節小傳者以不為遺徐世勣書勸之早降世勣遂決計
西向謂長史陽翟郭孝恪曰翟首恪切勝此民衆土地皆魏公有也

王若上表獻之見利王之敗自為功以邀富貴也邀於有吾實取之
今宜籍郡縣戶口十萬之數以效魏公使自獻之乃遣孝恪詣長安

又連糧以餉淮安王神通聞世勣使皆至無表止有啓與密甚怪
之孝恪具言世勣音上乃歎曰徐世勣不肯德不邀功真純臣也賜

姓李以孝恪為宋州刺史使與世勣經營虎牢昔周穆王獵於鄭圃

地為虎牢在以東所得州縣委之選補李密驕貴日久又自負歸
國之功朝廷待之不副本望鬱鬱不樂乃獻策於上曰山東之衆皆

臣故時麾下上呼為劫麾下謂請往收而撫之憑藉國威取王世充
如拾地芥耳上以王伯當為副而遣之十一月李密分其麾下

之半留華州將其半出關長史張寶德讀在行中恐密去去罪相乃
上封事言其必叛乃降敕書令密單騎入朝更受節度密怒曰唐使

吾與絳灌同列何以堪之因執使者斬之遂據桃林縣城驅掠徒衆
直趨南山乘險而東史萬寶鎮熊州今日陽縣武德元年置正觀謂

行軍總管盛彥師曰李密驍賊也又稱以王伯當今決策而叛殆不
可當也彥師笑曰請以數千之衆邀之必梟其首梟擊也切說萬寶

曰公以何策能爾彥師曰兵法尚詐不可為公言之即帥衆踰熊耳
山南據要道令弓弩夾路乘高刀楮伏於溪谷令之曰俟賊半度一

時俱發或問曰聞李密欲向洛州李密起輩據洛州建號魏公武德

洛州開元元年改名為河南府而公入山何也彥師曰密聲言向洛
寶欲出人小意走襄城就張善相耳其賊入谷口我自後追之山路

險隘無所施力一夫殿後必不能制今吾先得入谷城之必矣李密
既度陝以為餘不足慮遂擁衆徐行采踰山南出彥師擊之密衆首
尾斷絕不得相救遂斬密及伯言俱傳首長安盛彥師以功賜爵萬

國公李北勳在黎陽上遣使以密首示之告口以及狀北勳號慟表請
收葬詔歸其尸北勳行服舉軍縞素葬密于黎陽山南有犯法不
至死者上特命殺之監察御史李素立諫曰三尺法王者所與天下
共也法一動搖人無所措手足陛下用創鴻業奈何弃法臣忝法司
不敢奉詔上從之自是特承恩遇命所司授以七品清要官所司擬
雍州司戶上曰此官要而不清又擬秘書郎上曰此官清而不要遂
擢授侍御史上以舞胡安比奴為散騎侍郎禮部尚書李綱諫曰
占者樂工不與士齒雖賢如子野師襄皆終身繼世不易其業唯齊
末封曹妙達為王安馬駒為開府有國家者以為殷鑑今天下新定
建義功臣行賞未遍高才碩學猶滯草萊而先擢舞胡為五品使鳴
玉曳組期小者以為冕纓趨翔廊廟非所以規模後世也上不從曰
吾業已授之不可追也陳嶽論曰受命之主發號施令為子孫法
一不中理則為厲階今高祖曰業已授之不可追苟授之而是則已
授之而非胡不可追歟君人之道不得不以業已授之為誠哉
二年初定租庸調法有調有身則有庸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綿布

每丁租二石絹二匹綿三兩自茲以外不得橫有調餉上考第

羣臣以李綱孫伏伽為第一因置酒高會謂裴寂等曰隋氏以主驕

臣謂三天下朕即位以來每虛心求諫然唯李綱差盡忠款語皆切

孫伏伽可謂誠直餘人猶踵弊風悅眉而已豈朕所望哉朕視卿如

愛子卿當視朕如慈父有懷必盡勿自隱也因命捨君臣之敬極歡

而罷初上為隋殿內少監與宇文士及善化及死士及與封德彝

來降上以封德彝隋室舊臣而諂巧不忠深誚責之謂才笑切說文

譙公罷遣就舍德彝以秘策干上上悅尋拜內史舍人即中書

月初置十二軍初折開中為十二道又更為軍萬年道為參旗軍長

同州道為羽林軍華州道為驍官軍寧州道為折威軍岐州道為平

道軍幽州道為招搖軍西麟道為苑游軍涇州道為天紀軍百州道

各一人取威名素重者為之督以耕戰之務由是士馬精彊所向無

敵劉武周進逼并州武周隋末據齊王元吉奔還長安晉陽

土豪薛深以城納武周上聞之大怒謂禮部尚書李綱曰元吉幼弱

未習時事故遣寧夏李元吉輔之晉陽彊兵數萬食支十年興王之

基一旦弃之聞宇文歆首畫此策我當斬之綱曰王年少驕恣實誕
曾無規諫又掩覆之使士民憤怨今日之敗誕之罪也歆諫王不悛
尋比皆聞奏乃忠臣也豈可殺哉明日上召綱入升御坐曰我得公遂
無監刑元吉自為不善非二人所能禁也并誕赦之禮部尚書李
綱領太子詹事太子建成始甚礼之久之太子漸昵近小人秦王
世民功高頗相猜忌綱屢諫不聽乃乞骸骨上罵之曰卿何為潘仁
長史乃取為朕尚書邪且方使卿輔導建成而固求去何也綱頓首
曰潘仁賊也每欲妄殺人臣諫之即止為其長史可以無愧陛下創
業明主臣不才所言如水投石言於太子亦然臣何敢久汚天臺辱
東朝乎上曰知公直士勉留輔吾兒以綱為太子少保尚書詹事如
故夏侯端自澶淵濟河澶市連切春傳檄州縣東至于海南至于
淮二十餘州皆遣使來降行至譙州即譙郡止翻八年更會汴亳隆
於王世充還路遂絕時河南之地皆入世充唯杞州刺史李公逸為
唐堅守遣兵迎端館給之世充遣使召端解衣遺之仍送除書以端
為淮南郡公端對使者焚書毀衣曰夏侯端天子大使豈受王世充

官乎汝欲吾往唯可取吾首耳因解節旌懷之旌莫懷衣如髮也以飾

重平家竹節凡置刃於竿自山中西走無復蹤徑冒賊荆棘晝夜兼

行得達宜陽從者墜崖溺水為虎狼所食又喪其半其存者鬻髮充

落無復人狀端詣關見上但謝無功不自言艱苦上復以為祕書監

○三年秦王世民追及尋相於巨州尋州相其各劉武周之將宋

破之乘勝逐北一晝夜行二百餘里戰數十合至高壁嶺物管劉弘

基執轡諫曰大王破賊逐北至此功亦足矣深入不已不愛身乎且

士卒飢疲宜留壁於此俟兵糧畢集然後復進未晚也世民曰金剛

計窮而走眾心離沮功難成而易敗機難得而易失必乘此劫取之

若更淹留使之計立備成不可復攻矣吾竭忠徇國豈顧身乎遂策

馬而進將士不敢復言飢追及金剛於雀鼠谷首俗在汾州一日八

戰皆破之世民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矢軍中止有一羊世民與將

士分而食之金剛尚有眾二萬出西門背城布陳南北七里世民遣

李世勣等與戰小却為賊所乘世民帥精騎擊之出其陳後金剛大

敗斬首三千級金剛輕騎走世民追之數十里至張難堡博州城也

笑伯通張德政據堡自守。世民免胄示之，堡中喜，言：「舉世且泣，左右告以王不食，獻濁酒，脫粟飯，尉遲敬德、尉遲姓收餘眾守介休。武元王以介休縣置州，又更名世民遣任城王道宗、宇文弋及往諭介休、王顯、王州、發屬汾州。

敬德與尋相舉介州，及永安降，山民得敬德甚喜，以為右一府統軍使，將其舊眾八千，與諸營相參，岳突通庸，其變驟以為言。世民不

聽劉武周、武周馬邑人，州武德三年秦王敗宋金剛，武周聞金剛敗，大懼，奔并州，走突厥。走音奏，金剛收其餘眾，欲復戰，眾莫肯從，亦與

百餘騎走突厥。世民至晉陽，武周所署僕射楊伏念以城降，唐儉封府庫以待世民。武周所得州縣皆入于唐，未幾金剛謀走上谷，突厥

追獲，腰斬之并州悉平。上議擊王世充，世充聞之，選諸州鎮驍勇皆集洛陽，岳突通二子在洛陽，上謂通曰：「今欲使卿東征，如卿二兒

何通曰：「臣昔為俘囚，轉芳無功，諱文重，所獲引春秋，分當就死，陛下釋縛加以恩禮，當具之時，臣心口相誓，期以更生，餘年為陛下盡節

但恐不獲死所耳，今得備先驅，二兒何足顧乎？」上歎曰：「徇義之士至此乎？」王世充將郭士衡計羅漢林唐境，王君廓以策擊却之，詔

勞之曰：「卿以十三人破賊一萬，自古以少制眾，未之有也。」劉武周

降，將尋相、尋相多叛去，諸將疑尉遲敬德囚之軍中，左僕射岳突通尚書啟開山言於世民曰：「敬德驍勇絕倫，今既囚之，心必怨望，留之恐

為後患，不如遂殺之。」世民曰：「不然，敬德若拔豈在尋相之後邪？遽命釋之，引入卧内，賜之金，曰：「丈夫意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吾終不信

讒言以害忠良，公宜體之。」心欲去者，以此金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已而世民以五百騎行戰地，登魏宣武陵，後魏宣武王世充帥步

騎萬餘，猝至圍之。軍雄信，單時戰，引梨，色用切，長字，直趨世民，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世充兵稍却，敬德翼世民出圍，世民敬

德更帥騎兵還戰，出入世充陣，陣往返無所礙，岳突通引大兵繼至，世充兵大敗，僅以身免，斬首千餘級，獲排稍兵六千，世民謂敬德

曰：「公何相報之速也？」賜敬德金銀一篋，自是寵遇日隆。敬德善游，稱每單騎入敵陳中，敵叢稍刺之，終莫能傷，又能奮敵稍返刺之，齊王

元吉以善馬稍自負，聞敬德之能，請與敬德較勝負。元吉操稍躍馬，志在刺之，敬德須臾三奪其稍。四年，突厥頡利可汗弟，羅可汗之

成公主頡利又妻承父兄之資士馬雄盛有馮陵中國之志妻隋義

成公主或勸曰今唐天子非文皇帝子孫可汗宜奉揚政道收道隋

突厥甚厚而頡利求請無厭言辭驕慢三月寇汾陰唐兵圍洛陽

城中乏食竇建德救之乃遣壯民書請退軍潼關復脩前好壯民集

將佐議之皆請避其鋒郭孝恪曰王世充窮蹙垂將面縛竇建德運

糧遠來助之濟水出世充境洛陽無此天意欲兩亡之也且據武牢

之險即虎牢也以拒之伺間而動破之必矣薛收曰世充建德若縱

之合從親魏六國合縱也則戰爭方始混一之期未有涯也今宜分

兵守洛陽深溝高壘世充出兵慎勿與戰上王親帥驍銳先據成臯

萬兵訓士以待其至以逸待勞決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過

二旬兩主就縛矣世民善之將驍騎出武牢東建德迫於武牢不得

進戰數不利建德中藥神去揚武威逐之建德隊馬曰勿殺我我夏

王也武威下擒之來見世民讓之曰我自討王世充何預汝事而來

越境犯我兵鋒建德曰今不自來恐煩遠取建德將士皆潰去世民

囚建德等至洛陽城下以示世充世充諸將曰吾所恃者夏王今以

為擒雖得出終必無成世充素服帥太子羣臣二千餘人詣軍門降

世民入宮城觀隋宮殿歎曰逞修心窮人欲無二得手命撤端門樓

焚乾陽殿毀則天門及闕發諸道場城中僧尼留有名德者各三十

人餘皆返初七月王世充左僕射豆盧行褒盧龍都切復姓本世

襄州來降上與行褒世長皆有舊先是屢以書招之行褒輒殺使者

既至長安上誅行褒而責世長世長曰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陛下

既得之矣豈可復忿同獵之徒問爭肉之罪乎上笑而釋之以為諫

議大夫嘗從校獵高陵校戶教切周禮於人掌王田獵之馬漢書註

萬機不滿十旬未足為樂上變色既而笑曰狂能復發邪對曰於臣

則狂於陛下甚忠嘗侍宴披香殿酒酣謂上曰此殿煬帝之所為邪

上曰卿諫似直而實多詭豈不知此殿所為而謂之煬帝乎對曰

臣實不知但見其葦後如傾宮鹿臺非趙王之所為故也若陛下為

唐高

之誠非所宜。臣昔侍陛下於武功，見所居宅僅庇風雨。當時亦以為足。今因隋之宮，至已極侈矣。而又增之，將何以矯其失乎？操曲為矯

深然之。一以天下略定，大赦百姓，給復一年。後方目切莫高也。註曰：復謂不賦。鼎州，原縣，在河北。府美號。虛勞，在河南。中安城縣。武德二年，置正觀元年，州廢。六州轉輸勞費，幽州管內久隲。

冠戎並給復二年。律令格式且用開皇舊制。赦令既下，而正當餘黨。尚有遠徙者。治書侍御史孫伏伽上言：食可去，信不可去。陛下已赦而復徙之，是自違本心。使臣民何所憑依？且世充尚蒙寬宥，况於餘黨，所宜縱釋。上從之。隋末錢幣濫薄，至裁皮糊，繼為之。民間不勝其弊。至是初行開元通寶錢，徑八分，重二銖，四參，積十錢重一兩。

輕重大小最為折衷。遠近便之。命給事中歐陽詢撰其文，并書迴環。可讀。置錢監於洛并幽益等州。秦王世民齊王元吉賜三鑪，裴寂賜一鑪。聽鑄錢自餘，敢盜鑄者身死，家口配沒。上以秦王世民功大，前代官皆不足以稱之，特置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冬十月，以世民為天策上將，開天策府，置官屬。世民以海內浸平，乃開館於宮西，延

四方文學之士出教。以王府屬杜如晦記室房玄齡虞世南文學褚亮姚思廉王彥治李玄道參軍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詔議典載。如晦

親王。典載二人。事。宿傳教令事。蘇勗天策府從事中郎。于志寧軍諮祭酒。蘇世長記室。薛收倉曹。李守素國子助教。陸德明孔穎達信都蓋文達宋州惣管府戶曹。許敬宗並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分為

三番。更日直宿，供給珍膳，恩禮優厚。世民朝謁公事之暇，輒至館中，引諸學士討論文籍，或夜分乃寢。文使庫直閣立本圖像，褚亮為首，號十八學士。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洲。瀛餘輕切渤海

初杜如晦為秦王府兵曹參軍，俄遷陝州長史。時府僚多補外官，世民患之，多玄齡曰：餘人不足惜，至於杜如晦，王佐之才，大王欲經營

四方，非如晦不可。世民驚曰：微公言，幾失之。即奏為府屬。與玄齡常從，世民征伐，參謀帷幄。軍中多事，如晦剖決如流。世民每破軍克城，諸將佐爭取寶貨，玄齡獨以采人物致之幕府。又將佐有勇略者，玄

齡必與之深相結，使為世民盡死力。每令玄齡入奏事，上歎曰：玄齡

善也。

為吾兒陳事雖隔十里皆如面談。詔發巴蜀兵以趙郡王孝恭李靖統十二總管自夔州順流東下。廬江王瑗出襄州道。田世康出辰州道。周法明出夏口道。以數蕭銑銑後梁宣帝曾孫起羅川據州元蕭銑梁上庸義寧三年特帝徵之元諸將請俟水落進軍。李靖曰：兵貴神速。今吾兵始集銑尚未知。若乘江漲倏忽抵其城下，掩其不備，此必成擒，不可失也。孝恭從之。帥戰艦二千餘艘東下。蕭銑以江水方漲，殊不為備。孝恭等拔其荆門在江都二鎮進至夷陵有門家焉故曰荆門。蕭銑將文士弘將精兵數萬屯清江。孝恭擊走之，獲戰艦三百餘艘，殺溺死者萬計。進入北江，時蕭銑之罷兵營農也，纔留宿衛數千人。聞唐兵至，文士弘敗入懼，倉猝徵兵皆在江嶺之外，道途阻遠，不能遽集。乃悉見兵出拒戰。孝恭將擊之，李靖止之曰：彼救敗之師，策非素立，勢不能久。不若且泊南岸，緩之一日，彼必分其兵，或留拒我，或歸自守。兵分執弱，我乘其懈而擊之，蔑不勝矣。今若急之，彼則併力死戰。楚兵剽銳，未易由也。孝恭不從。留靖守營，自帥銑師出戰，果敗走趣南岸。銑眾委心收掠軍資，入皆負重。靖見其眾亂，縱兵奮擊，大破之，乘勝

直抵江嶺。入天外郭，又攻水城，拔之。大獲舟艦。李靖使孝恭及散之

江中。諸將曰：破敵所獲，當藉其用。奈何弃以資敵？靖曰：蕭銑之地

南出嶺，表東距洞庭，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兵四集，吾表裏受

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弃舟艦，使塞江而下，援兵見之

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規伺，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銑援兵

見舟艦果疑不進。銑內外阻絕，問策於中書侍郎岑文本。文本勸銑

降。銑乃謂羣下曰：天不祚梁，不可復支矣。若必待力屈，則百姓

奈何？以我一人之故，陷百姓於塗炭乎？銑乃下令開門出降。牛城者

皆哭。銑帥羣臣總縷布幘詣軍門曰：情願革切髮中也。古有冠無

後費賤皆服之。稍作縷題有亦幘者，卑賤執事不冠者所服。其

若布幘乃表服。蕭銑未降故以布幘如喪制也。當死者唯銑耳。百姓

無罪，願不殺掠。孝恭入據其城，諸將欲大掠。本文本說孝恭禁之。諸

將又言：梁之將帥與官軍拒鬪死者，其罪既深，請藉其家以賞。將士

李靖曰：王者之師，宜伸義聲，先路彼為其主鬪死，乃忠臣也。豈可同叛逆之科，藉其家乎？於是城中安堵，秋毫無犯。南方州縣聞之，皆望風款附。銑降數

兵至者十餘萬，聞江陵不守，皆釋甲而降。

至恭送銑於長安上書 甄曰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銑無天命故至此若以為罪無所逃死元斬於都市

考異唐高祖武德元年二月以齊公元吉為鎮北將軍創書改

大石留守為鎮北府在去年十二月己巳蓋因元吉進討齊公言之

耳今從實錄 隋煬帝欲都并楊大業記云帝欲南巡會稽今從隋

書 九月三世上與李密戰李密親類密者過陳前革命記曰世充

先於眾中覓得一人冒目狀似李密者陰蓄之而不令出師至偃師

城下與李密未大相接遽令數十騎馳將所蓄人頭來云殺得李密

充伴不信遣眾共看咸言是密頭也遂於城下勒兵擲頭城中人

城中人亦言是密頭也遂以城降今從盡開錄 堯君素守河東帝

遣龍下等詣城下為陳利害高祖實錄云今宇文士及為陳利害按

宇文士及為實錄建德所擒士及乃自歸於唐實錄誤也今從隋書

二年十月實錄建德使李世勣克黎陽革命記云使與其將高雅賢守

新鄉按口時新鄉猶屬王世充使劉黑闥守之世勣既事建德乃為

唐

高祖神堯大聖光孝 中下

五年八月己未突厥頡利可汗寇并州遣兵寇原州上謂羣臣

曰突厥恃大羊之眾有輕中國之意若不戰而和示之以弱明年將

復來臣愚以為不如擊之既勝而後與和則恩威兼著矣上從之已

巳并州摠管襄邑上神符破突厥於汾東汾州刺史蕭觀復破之斬

首五千餘級丙子寇廉州陷大震開上遣鄭元璫詣頡利是時突厥

精騎數十萬自介伏至晉州數百里間填溢山谷元璫見頡利責以

約與相辨詰頡利頗慙元璫因說頡利曰唐與突厥風俗不同突

厥雖得唐地不能居也今虜掠所得皆入國人於可汗何有不如旋

自復修和親可無跋涉之勞後漢書曰跋水行曰跋涉山坐受金幣又

皆入可汗年孰與棄昆弟積年之歡而結子孫無窮之怨乎頡利

悅引兵上璫自義寧以來五使突厥幾死者數焉九月劉黑闥

陷瀛洲丁巳詔齊王元吉討之淮陽壯王道玄與劉黑闥戰於下

博軍敗為黑闥所殺時道玄將兵三萬與副將史萬寶不協道玄帥

輕騎先出犯陳萬寶擁兵不進道玄既敗沒軍遂大潰萬寶歸道

玄數從秦王世民征伐死時年十九世民深惜之謂人曰道玄常從

吾征伐見吾深入賊陳心慕効之以至於此為之流涕世民自起兵

以來前後數十戰常身先士卒輕騎深入雖屢危殆而未嘗為矢刃

所傷淮陽王道玄之敗也山東震駭州縣皆叛附於劉黑闥旬日

間黑闥盡復故地進據洛州齊王元吉畏黑闥兵彊不敢進上之起

兵晉陽也皆秦王世民之謀上謂世民曰若事成則天下皆汝所致

當以汝為太子及為唐王將佐亦請以世民為世子上將立之世民

辭而止太子建成喜酒色遊畋齊王元吉多過失皆無能於上世

以名日益上常有以代建建成內不自安乃與元吉協謀共

謀殺世民世民諸妃嬪世實上昭儀以下為九嬪以來媚於上

奉事諸妃世實上爭短世民無所不至上他日謂左僕

射為矢刃所傷

世民也

世民不為矢刃所傷

世民不為矢刃所傷

世民不為矢刃所傷

世民不為矢刃所傷

子意
中外歸心
殿下
但
以
年
長
公

此兒久與在外
書生所教非復昔日子也
由是無
子意
中外歸心殿下但
以年長公
東宮無大功以鎮服海內
今劉黑
洗馬魏徵說太子曰
秦王功蓋天

許之
六年柴紹與吐谷渾戰為其所圍
虜乘高射之矢
天下如雨
紹遣人彈胡琵琶
胡中馬上所敲
二女子對舞虜怪之
駐弓矢相

與聚觀
紹察其無備
潛遣精騎出虜陳後擊之
虜眾大潰
突厥數
為邊患
并州大總管府長史竇靜表請於太原置屯田以省餽運議

者以為煩擾不許
靜切論不已
救徵靜入朝使與裴寂寂蕭瑀封德
彝相論難於上前
寂等不能屈乃從靜議
歲收穀數千斛上善之命

檢校并州大總管秦王世民復請增置屯田於并州之境從之
七年正月依周齊舊制每州置大中正一人掌知州內人物品量望
第各就學
改大總管為大都督府
三月初定令以太尉司徒司

空為三公
次尚書門下中書秘書殿中內侍為六省
次御史臺
次太
常至太府為九寺
次將作監
次國子學
次天策上將府
次左右衛至
左右領衛為十四衛
東宮置三師三少詹事及兩坊三寺十率府王

公置府佐國官
公主置邑司並為京職事官
州縣鎮戍為外職事官
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將仕郎二十八階為文散官
凡文官九品有正
有從文散官
四月庚子朔頒新

律令
比開皇舊制增新格五十三條
初定均田租庸調法
丁中之
民給田一項
篤疾減什之六
寡妻妾減七
皆以什之二為世業
八為

分
每丁歲入租粟二石
調隨土地所宜
綾絹純布歲役二旬
不役
則收其備用三尺
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
免其調
三旬租調俱免
水旱蟲霜為災
什損四以上
損六已上免調
損十已上課役俱

免
凡民貧業分九等
百戶為
五里為鄉
四家為鄰
四鄰為保
在城
者為坊
田野者為村
食祿
家無得與
民爭利
工商雜類無預士

者為坊
田野者為村
食祿
家無得與
民爭利
工商雜類無預士

者為坊
田野者為村
食祿
家無得與
民爭利
工商雜類無預士

者為坊
田野者為村
食祿
家無得與
民爭利
工商雜類無預士

者為坊
田野者為村
食祿
家無得與
民爭利
工商雜類無預士

者為坊
田野者為村
食祿
家無得與
民爭利
工商雜類無預士

造計帳

將徒都

世民諫

建武譜

佛地禮

仁壽

世民責

位卑女始生為黃四為小十為中二十為丁六十為老成造計

帳三年造戶籍七月或說上突厥所以屢寇關中者以子女玉

帛皆在長安故也若焚長安而都則胡寇自息矣上以為然遣中

書付郎宇文士及踰南山至樊登行可居之地將徙都之太子建成

齊王元吉裴寂皆贊成其策蕭瑀等雖知其不可而不敢諫秦王出

氏諫曰我狄為患自古有之陛下以聖武龍興光宅中夏精兵百萬

所征無敵奈何以胡寇擾邊遽遷都以避之貽四海之羞為百世之

笑乎彼霍去病漢庭一將猶志滅匈奴況臣忝備藩維願假數年之

期請係頡利之頸致之闕下若其不效遷都未晚上曰善建成與妃

嬪因共譖世民曰突厥雖屢為邊患得賂則退秦王外託禦寇之

名內欲總兵權成其篡奪之謀耳上每有寇盜輒命世民討之事平

之後猜嫌益甚初隋末京兆韋仁壽為蜀郡司法書佐所論囚至

市猶西向為仁壽禮佛然後死唐興興弘達帥西南夷內附朝廷遣

使撫之類皆貪縱遠民患之有叛者仁壽時為雋州都督長史上

聞其名命檢校南寧州都督仁壽性寬厚有識度蠻夷豪帥皆望

風歸附來見仁壽仁壽承制置七州十五縣各以其豪帥為刺史縣

令法令清肅蠻夷悅服八月突厥寇忻并綏三州京師戒嚴是時

頡利突利二可汗舉國入寇連營南上素王世民齊王元吉引兵拒

之會關中久雨糧運阻絕士卒疲於征役器械頓弊朝廷及軍中咸

以為憂世民與虜遇於幽州勒兵將戰可汗帥萬餘騎元吉懼曰虜

形勢如此奈何輕出世民曰汝不敢出吾當獨往乃帥騎馳詣虜陳

告之曰國家與可汗和親何為負約深入我地我秦王也可汗能闔

獨出與我鬪又遣騎前告突利曰爾往與我盟有急相救今乃引兵

相攻何無香火之情也世民又前將度溝水頡利見世民輕出又聞

香火之言疑突利與世民有謀乃遣止世民曰王不須度我無它意

更欲與王申固盟約耳乃引兵稍却是後霖雨益甚霖力沉切雨三日

世民謂諸將曰虜所恃者弓矢耳今積雨彌時上亡甲筋膠俱解下

切散弓不可用彼如飛鳥之折美吾屋居火食刀槊犀利兵利切

以逸制勞此而不棄將何復乃潛師夜出冒雨而進冒莫報切突

厥大驚世民又遣說突利以善突利悅聽命頡利欲戰突利不可

張鎮周
不繼親

今州縣
祀社稷

浮屠
學才蕭

勸僧道
遠俗

上欲使
世民居
洛陽

八年正月以壽州都督張鎮周
到州就故宅多市酒肴胡茅以非召親戚故人與之酣宴散髮箕裾

日張鎮周猶得與故人歡飲明日之後則舒州都督治百姓耳君民

禮隔不復得為交游自是親戚故人犯法一無所縱境內肅然

九年二月初令州縣祀社稷又命士民里閭相從立社各申祈報用

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譯者益切諺文傳譯四方忘其假託使不

道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科禁輒犯憲章方乃獄中禮佛規勉其

罪且生死壽夭由於自然刑德威福關之入主貧富貴賤功業所招

矣上詔百官議生事唯太僕卿張道源稱亦言合理蕭瑀曰佛聖人

也而亦非之非聖人者無法當治其罪亦曰人之大倫莫如君父佛

教非孝者無親瑀之謂矣瑀不能對但合手曰地獄之設正為是人

上亦惡沙門道士苟避征徭不守戒律釋典有戒皆如亦言又寺觀

隣接塵邱市塵溷雜屠沽溷胡因切乃下詔命有司沙汰天下僧

尼道士女冠其精勤練行者精練其行遷居大寺觀給其衣食無

令闕乏庸猥麤穢者悉令罷道勒還鄉里京師留寺三所觀二所諸

州各留一所餘皆罷之六月丁巳太白經天上堅下切太白陰星

洛陽形勝之地恐一朝有變欲出保之上亦謂世民曰首建大謀削
平海內皆汝之功吾欲立汝為嗣汝固辭且建成年長為嗣日久吾
不忍奪也觀汝兄弟似不相容同處京邑必有紛競當遣汝還行臺
居洛陽自陝以東皆主之仍命建天子旌旗如漢梁孝王故事世
民涕泣辭以不欲遠離膝下成元吉與後宮日夜譖訴世民於上
上信之元吉密請殺秦王上曰必有定天下之功罪狀未著何以為

辭元吉曰但應速殺何患無辭上不應秦府僚屬皆懼建成元吉

以秦府多驍將欲誘之使為一用密以金銀器一車贈尉遲敬德并

以書招之曰願近長者之眷以布衣之交敬德辭曰久淪逆地罪

不容誅秦王賜以更生之恩今又策名藩邸唯當殺身以為報於殿

下無功不敢謬當重賜建成怒遂與之絕敬德以告世民世民曰公

心如山嶽雖積金至斗知公不移既而元吉諧敬德於上下詔獄訊

治將殺之世民固請得免建成謂元吉曰秦府智略之士可憚者獨

房玄齡杜如晦耳皆諧之於上而逐之世民腹心長孫無忌高士廉

尉遲敬德等日夜勸世民誅建成元吉世民歎曰骨肉相殘古今大

惡吾誠知禍在朝夕欲俟其變然後以義討之不亦可乎眾曰大王

以舜為何如人曰聖人也眾曰使舜浚井不出浚音峻則為井中之

泥塗廩粟不下廩力錦切倉廩也塗謂以泥朽糶之也則為廩上之灰安能澤被天下法

施後世乎是以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蓋所存者大故也世民命卜之

葛僚張公謹自外來見之取龜投地曰卜以決疑今事在不疑尚何

卜乎卜而不占庸得已乎於是定計已未太白復經天傅奕密奏太

白見秦分扶問秦之分野上應秦王富有天下上以其狀授世民

於是世民密奏建成元吉淫亂後宮且曰臣於兄弟無私毫負今欲

殺臣似為世充建德報讎上省之愕然報曰明當鞠問汝且早參更

申世民遂帥長孫無忌等入伏兵於玄武門世民射建成殺之尉遲

敬德將七十騎繼至左右射元吉墜馬世民馬逸入林下為木枝所

絆隊不能起結古賣元吉遽至奪弓將扼之敬德躍馬叱之元吉步

後趨武德殿敬德追射殺之謂裴叔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當

如之何蕭瑀陳叔達曰建成元吉疾秦王功高望重共為姦謀今秦

王已討而誅之秦王功蓋宇宙率土歸心陛下若處以元良委之國

務無復事矣上曰善此吾之夙心也癸亥立世民為皇太子又詔自

今軍國庶事無大小悉委太子處決然後聞奏

臣光曰立嫡以長禮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隱

太子以庸劣居其右云九切右地雖執逼必不相容竊使高祖有

文王之明隱太子有泰伯之賢太宗有子臧之節則亂向自而生

矣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發然後應之如此則事非獲已也

世民
殺元

世民
太子
不與史

為愈也既而為羣下所迫遂至蹠血禁門蹠大頰切殺入推刃向流血履蹠之也氣貽幾千古惜哉夫創業垂統之君子孫之所儀刑也彼中明肅代之傳繼得非有所指擬以為口實乎

不罪魏

梁台道

初洗馬魏徵常勸太子建成早除秦王及建成敗世民召徵謂曰汝何為離間我兄弟眾為之危懼徵舉止自若對曰先太子旦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世民素重其才改容禮之引為營事主簿亦召王珪韋挺於雋州先是賜文幹與建成親善文幹反王珪皆為議大夫世民命縱禁苑鷹犬罷四方貢獻聽百官各陳治道政令簡肅中外大悅上以手詔賜裴寂等曰朕當加尊號為太上皇以

太宗即

詔簡出

長孫皇

房玄齡為中書令蕭瑀為左僕射長孫無忌為吏部尚書杜如晦為兵部尚書宇文士及為中書令封德彝為右僕射八月癸亥詔傳位於太子太宗即皇帝位於東宮顯德殿赦天下詔以宮女眾多幽閉可愍切開也宜簡出之各歸親戚任其適人立妃長孫氏為皇后少好讀書造次必循禮法上為秦王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有隙后奉侍高祖承順妃嬪彌縫其闕甚有內助及正位中宮務崇

節儉服御取給而已上深重之常與之議賞罰引口辭曰牝雞之晨唯

家之索長孫氏及切母雞喻婦人聞政事固問之終不對已卯突厥進寇高陵辛巳涇州道行軍總

管尉遲敬德與突厥戰於涇陽大破之癸未頡利可汗進至渭水便橋之北漢武帝高祖後便遣其腹心執失思力執失思力姓名入見以觀虛

實思力方盜稱頡利突利二可汗將兵百萬今全矣上讓之曰吾與汝可汗面結和親贈遺金帛前後無筭汝可汗自負盟約引兵深入於

我無愧汝雖戎狄亦有人心何得全忘大恩自誇彊盛我今先斬汝矣思力懼而請命蕭瑀封德彝請禮遣之上曰我今遣還虜謂我畏

之愈肆憑陵乃囚思力於門下省上自出玄武門與高士廉房玄齡等六騎徑詣渭水上與頡利隔水而語責以負約突厥大驚皆下馬

羅拜俄而諸軍繼至旌甲蔽野頡利見執失思力不返而上挺身輕出軍容甚盛有懼色上麾諸軍使却而布陳獨留與頡利語蕭瑀以

上輕敵叩馬固諫上曰吾善壽之已熟非卿所知突厥所以敢傾國而來者抵郊甸者以我國內有難朕新即位請我不能抗禦故也我若

上親臨

上親臨

示之以弱閉門拒守虜必放兵大掠不可復制故朕輕騎獨出示若
 輕之又震曜軍容使之必戰出虜不意使之失圖虜入我地既深必
 有懼心故與戰則克與和則固矣制服突厥在此舉卿第觀之是
 日頡利來請和詔許之上即日還宮乙酉又幸城西斬白馬與頡利
 盟于便橋之上突厥引兵退蕭瑀請於上曰突厥未和之時諸將爭
 戰陛下不許臣等亦以為疑既而虜自退其策安在上曰吾觀突厥
 之眾雖多而不整君臣之志唯期是求當其請和之時可汗獨在水
 西達官皆來謁我我若醉而縛之因襲擊其眾執如拉朽地落也又
 命長孫無忌率精兵於幽州以待之虜若奔歸伏兵邀其前大軍
 躡其後虜後之如反掌所以不戰者吾即位日淺國家未安百姓未
 富且當靜以撫之一與虜戰所損甚多虜結怨既深懼而脩備則吾
 未可以得志矣故卷甲韜戈啗以金帛彼既得所欲理當自退志意
 驕惰不復設備然後養威俟豐一舉可滅也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
 之謂矣卿知之乎瑀再拜曰非所及也是年九月突厥頡利獻馬三
 千匹羊萬口上不受但詔歸所掠中國戶口徵温彦博還朝上引

卷七十一

七

諸衛將卒習射於顯德殿庭諭之曰戎狄侵盜自古有之患在邊境
 小安則人主逸遊忘戰是以寇來莫之能禦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築
 苑專習弓矢居閑無事則為汝師突厥入寇則為汝將庶幾中國之
 民可以少安乎於是日引數百人教射於殿庭上親臨試中多者賞
 以弓刀帛其將帥亦加上考羣臣多諫曰於律以兵刃至御在所者
 絞今使甲碎之人碎蘇對切雜也張弓挾矢於軒陛之側陛下親在
 其間萬一有狂夫竊發出於不意非所以重社稷也韓州刺史封同
 人詐乘驛馬入朝切諫上皆不聽曰王者視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內
 皆朕赤子朕一一推心置其腹中奈何宿衛之士亦加猜忌乎由是
 人思自勵數年之間悉為精銳上嘗言吾自少經略四方頗知用兵
 之要每觀敵陳則知其疆弱常以吾弱當其疆疆當其弱彼乘吾弱
 逐奔不過數十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陳後反擊之無不潰敗所以
 取勝多在此也上固定勳臣長孫無忌等爵邑命陳叔達於殿下
 唱名示之且曰朕叙卿等勳賞或未當宜各自言於是諸將爭功紛
 紜不已淮安王神通曰臣舉兵關西首應義旗今虜之患社稷

至公無私

止謂設

直士

民道突

論止盜

與君子

商民

專弄刀筆功後臣上臣竊不服上曰義旗初起叔父雖首唱舉兵蓋亦自然管朕禍及寶建德吞噬山東叔父全軍覆沒劉黑闥再合餘燼作川切叔父望風奔北玄齡等運籌帷幄坐安社稷論功行賞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國之至親朕誠無所愛但不可以私恩濫與動臣同賞且諸將乃相謂曰陛下至公雖淮安王尚無所私吾儕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悅服房玄齡嘗言秦河舊人未遷官者皆嗟怨曰吾屬奉事左右幾何年矣今除官返出前官齊府人之後上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與卿輩日所衣食皆取諸民者也故設官分職以為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為先後哉必也新而賢舊而不肖安可捨新而取舊乎今不論其賢不肖而直言嗟怨豈為政之體乎詔民間不得妄立妖祠自非卜筮正術其餘雜占悉從禁絕上於弘文殿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置弘文館於殿側精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直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往行商榷政事或至夜分乃罷又取二品已上子孫充弘文館學生十月立皇子中山王承乾為太子生八年矣民部尚書裴矩奏民遭突厥暴踐者請戶給絹一匹上曰朕以誠信御下不欲虛有存恤之名而無其實乃有大小豈得雷同給賜乎高之發發物無不同於是計口為率初上皇欲彊宗室以鎮天下故皇再從二從兄弟及兄弟之子雖童孺皆為王王者數十人上從容問羣臣徧封宗子於天下利乎封德彝對曰刑世唯皇子及兄弟乃為王自餘非有大功無為王者上皇數睦九族大封宗室自兩漢以來未有如今日之多者爵命既崇多給力役恐非示天下以至公也上曰然朕為天子所以養百姓也豈可勞百姓以養己之宗族乎乃降宗室郡王皆為縣公惟有功者數人不降上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上哂之上久笑曰民之所以為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飢寒切身故不暇顧庶民耳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法邪自是數年之後海內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上又嘗謂侍臣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

不討叛

上善比日

魏諫諫
黑中男
為兵

魏諫諫
黑中男
為兵

賜魏諫
至雅九

張元素
陳政道

張蘊古
上大寶

身出夫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民愁則國危國危則君喪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縱欲也十二月益州大都督費昶奏稱獠反請發兵討之上曰獠依阻山林時出鼠竊乃其常俗牧守苟能撫以恩信自然帥服安可輕動干戈漁獵其民比之禽獸豈為

民父母之意邪竟不許上謂裴寂曰比多上書言事者朕皆粘之至辟得出入省此其每思治道或深夜方寢公輩亦當恪勤職業副朕

此意上厲精求治數引魏徵入卧内訪以得失徵知無不言上皆欣然嘉納上遣使點兵封德彝奏中男雖未十八其軀幹壯大者幹

且切左氏傳曰文公斷脅亦可并點併剛上從之救出魏徵固執以為不可不肯署者數至于數四上怒召而讓之曰中男壯大者乃姦民

詐妄以避征役取之何害而卿固執至此對曰夫兵在御之得其道不在衆多陛下取其壯健以道御之足以無敵於天下何必多取細

弱以增虛數乎且陛下每云吾以誠信御天下欲使臣民皆無欺詐今即位未幾失信者數矣上愕然曰朕何為失信對曰陛下初即位

下詔云逋負官物逋負不償曰負也悉令蠲免有司以為負秦府國司

者非官物徵督如故陛下以秦王升為天子國司之物非官物而何又曰關中免二年租調關外給復一年復其賦役也既而繼有赦云

已後已輸者以來年為始散還之後方復更徵百姓固已不能無怪今既徵得物復點為兵何謂來年為始乎又陛下所與共治天下者

在於守宰居常簡閱咸以委之至於點兵獨疑其詐豈所謂以誠信為治乎上悅曰卿著朕以卿固執疑卿不達政事今卿論國家大體

誠盡其精要夫號令不信則民不知所從天下何由而治乎朕過深矣乃不點中男賜徵金襴一上聞景州錄事參軍張元素召見

問以政道對曰隋主好自專庶務不任羣臣羣臣恐懼唯知直受奉行而已莫之敢違以一人之智決天下之務借使得失相半乖謬已

多下諛上蔽不仁何待陛下誠能謹擇羣臣而分任以事高拱穆清而考其成敗以施刑賞何憂不治又臣觀隋末亂離其欲爭天下者

不過十餘人而已其餘皆保鄉黨全妻子以待有道而歸之且乃知百姓好亂者亦鮮但人主不能安之耳上善其言擢為侍御史前

幽州記室直中書省張蘊古上大寶其略曰聖人受命既弱其

武切難也能亨通之使平也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

又曰壯九重於內重言容切楚辭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

瓊其室瑤餘招切瓊渠管切汲家古文曰夏桀作傾羅八珍於前

其酒又曰勿沒沒而聞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求切

而聽於無聲用組垂之於冕當兩耳旁示不外聽也上嘉之賜以

東帛除大理丞上召傅奕賜之食謂曰汝前所奏綫為吾禍然凡

有天變鄉宜且言皆如此勿以前事為懲也上持皮切上嘗謂奕曰

佛之為教玄妙可師卿何獨不悟其理對曰佛乃胡中桀黠切詐

羅彼上中國邪僻之人取莊老玄談飾以妖幻之語亦作率切用欺

愚俗無益於民有害於國臣非不悟鄙不學也上頗然之上患吏

多受賂案尤切以謝密使左右試賂之有司門令史受絹一匹上欲

殺之民部尚書裴矩諫曰為吏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之而

受乃陷人於法也恐非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上悅召文武五品

已上告之曰裴矩能當官力爭不為面從儻每事皆然何憂不治

臣光曰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於隋而忠於唐非其性之有

變也君惡聞其過則忠化為佞君樂聞直言則佞化為忠是知君

者表也臣者景也景於頌切表動則景隨矣

考異曰唐高祖武德五年十月淮陽壯王道玄戰沒高祖實錄諡曰

忠本傳諡曰壯蓋後來改諡也八年四月西突厥可汗請昏裴矩

謂宜許之新舊傳皆云封德彝之謀今從實錄九年張公謹取龜

抄地唐曆云布卦未畢張公謹適自外至諫曰夫事不可疑而疑者

其禍立至今假使卜之不吉其可已乎遂折著秦王曰善今從舊曆

書

呂大著點校標抹增節備註資治通鑑卷第七十八

佛教有善於國

裴矩諫受賂

裴矩能當官力爭

點校標抹增節備註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九

唐紀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上 在位二十三年 壽五十三

諱世民高祖次子也生四歲有書生見之曰龍鳳之姿天

日之表其年幾冠必能濟世安民乃採其語名曰世民為

人聰明英武有大志能屈節下士隋末天下已亂世民為

隋必亡乃推財養士結納豪傑高祖既克長安受隋禪封

世民為秦王是時僭叛皆世民所討平太子建成齊王元

吉於秦王世民為同母兄弟以秦王功高忌之謀害秦王

未發武德九年六月秦王以兵殺建成元吉高祖乃以秦

王為皇太子八月詔傳位于皇太子太子即皇帝位于東

宮大赦天下

貞觀元年正月上宴羣臣奏秦王破陳樂上曰朕昔受委專征民間

遂有此曲雖非文德之雍容然功業由茲而成不敢忘本封德彝曰

陛下以神武平海內豈文德之足比上曰戮黜亂以武守成以文

武之用各隨其時卿謂文不及武斯言過矣德彝頓首謝制自今

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閣議事便殿百官入見曰入閣皆命諫官

隨之有失輒諫上命吏部尚書長孫無忌等與學士法官更議定

律之寬絞刑五十條為斷右止諸部切也上猶嫌其慘曰肉刑

廢已久且有以易之蜀王法曹參軍裴弘獻請改為加役流流三千

里居作三年詔從之上以兵部郎中戴胄忠清公直擢為大理少

卿上以選人多詐冒資蔭敕令自首舒數如有不首者死未幾有詐

冒事覺者上欲殺之胄奏據法應流上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

乎對曰敕者出於一時之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陛

下忿選人之多詐故欲殺之而既知其不可復斷之以法此乃忍小

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執法朕復何憂胄前後犯顏執法言如涌

泉上皆從之天下無冤獄上令封德彝舉賢久無所舉上詰之對

曰非不盡心但於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古

之致治者豈惜才於異代乎正患已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德彝

慙而退御史大夫杜淹奏諸司文案恐有稽失稽堅案請令御史

大夫杜淹奏諸司文案恐有稽失稽堅案請令御史

大夫杜淹奏諸司文案恐有稽失稽堅案請令御史

大夫杜淹奏諸司文案恐有稽失稽堅案請令御史

大夫杜淹奏諸司文案恐有稽失稽堅案請令御史

大夫杜淹奏諸司文案恐有稽失稽堅案請令御史

大夫杜淹奏諸司文案恐有稽失稽堅案請令御史

大夫杜淹奏諸司文案恐有稽失稽堅案請令御史

命三品

以上入

閣議事

議定律

命三品

以上入

閣議事

議定律

命三品

以上入

閣議事

議定律

命三品

以上入

閣議事

議定律

命三品

以上入

論周秦
僞短

順德受
餽賜綰
以愧之

天下

命婦親蠶
命婦親蠶

四辨弓
知治務

論使臣

以至誠
治天下

論周秦
僞短

皇后詳
賞寵

就可檢校。一以問封德彝對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果有愆違御史

自應糾舉若徧歷諸司搜捕疵類適之歷切發也大為煩

碎淹默然上問淹何故不復論執對曰天下之務當盡至公善則從

之德彝所言直得大體臣誠心服不敢遂非上悅曰公等各能如是

朕復何憂右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受人餽綰事覺上曰順德果

能有益國家朕與之共有府庫耳何至貪冒如是乎猶惜其有功不

之罪但於殿庭賜綰數十匹大理少卿胡演曰順德枉法受財罪不

可赦奈何復賜之綰上曰彼有人性得綰之辱甚於受刑如不知愧

一禽獸耳殺之何益初隋末喪亂豪傑並起擁眾據地自相雄長

唐興相帥來歸上皇為之割置州縣以寵祿之由是州縣之數倍於

開皇大業之間上以民少更多思革其弊二月命大加併省因山川

形便分為十道一曰關內二曰河南三曰河東四曰河北五曰山南

六曰隴右七曰淮南八曰江南九曰劍南十曰嶺南三月癸巳皇

后帥內外命婦親蠶上謂太子少師蕭瑀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

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問其故工曰木心

不直則脉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始寤蠶者辨之未精也朕

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況天下之務其能徧知乎乃命京官

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以民間疾苦及政事得失有

上書請去使臣者上問使臣為誰對曰臣居草澤不能的知其入願

陛下與羣臣言或陽怒以試之彼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

佞臣也上曰君源也臣流也濁其流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

為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好以權

譎小數譎古尤切接其臣下者常竊取之御策雖善朕不取也

六月右僕射封德彝薨以太子少師蕭瑀為左僕射上與侍臣論

周秦脩短蕭瑀對曰紂為不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國無罪始皇滅之

得天下雖同失人心則異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增脩仁

義秦得天下益尚詐力此脩短之所以殊也蓋取之或可以逆得而守

之不可以不順故也瑀謝不及七月以吏部尚書長孫無忌為右僕

射無忌與上為布衣交加以外戚有佐命功上委以腹心甘禮遇羣臣

莫及欲用為宰相者數矣文德皇后固請曰妾備位椒房上子消如皇后

家之貴寵極矣誠不願兄弟復執國政呂霍上言可為

切骨之戒幸陛下矜察上不聽卒用之初突厥性淳厚政令質略

頡利可汗得華人趙德言委用之德言專其威福多變更舊俗政令

煩苛細國人始不悅頡利又好信任諸胡而疎突厥胡人貪冒多反

覆兵革歲動會人雪深數尺雜畜多死連年饑饉民皆凍餓頡利用

度不給重斂諸部由是內外離怨諸部多叛兵浸弱言事者多請擊

之上以問蕭瑀瑀長孫無忌曰頡利君臣昏虐危亡可必今擊之則新

與之盟不擊恐失機會如何而可瑀請擊之無忌對曰虜不犯塞而

棄信勞民非王者之節也上乃止上問公卿以尊國久長之策蕭

瑀言二元封建而久長秦孤立而速亡上以為然於是始有封建之

議九月中書令宇文士及罷為殿中監御史大夫杜淹參豫朝政

它官參豫政事自此始嶺南酋長馮盎久未入朝諸州奏稱盎反

前後以十數上命將軍蘭馱等發江嶺數十州兵討之魏徵諫曰盎

反狀未成未宜動衆上曰告者道路不絕何云反狀未成對曰盎若

反必分兵據險攻掠州縣今告者已數年而兵不出境此不反明矣

若遣信臣示以至誠彼喜於免禍可不煩兵而服上乃罷兵十月遣

負父散騎侍郎李公掩持節慰諭之盎遣其子智戴隨使者入朝上

曰魏徵令我發一介之使而領表遂安勝十萬之師不可不賞賜徵

絹五百匹或告右丞魏徵私其親戚上使御史大夫溫彥博按之

無狀彥博言於上曰徵不存形迹遂避嫌疑心雖無私亦有可責上

令彥博讓徵且曰自今宜存形迹它日徵入見言於上曰臣聞君臣

同體宜相與盡誠若上下但存形迹則國之興喪尚未可知臣不敢

奉詔上懼然上在馬曰吾已悔之徵再拜曰臣幸得奉事陛下願

使臣為良臣勿為忠臣上曰忠良有以異乎對曰稷契皋陶君臣協

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龍逢姬比干面折廷爭願身誅國亡所

謂忠臣上悅賜絹五百匹上神采英毅羣臣進見者皆失舉措上

知之每見人奏事必假以辭色其聞規諫嘗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

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苟其君懷諫自賢懷其

臣阿諛順旨君既失國臣豈能獨全如虞世基等諂事煬帝以保富

貴煬帝既弒世基等亦誅公輩宜用此為戒事有得失無惜盡言

不棄信

蕭瑀議

馮盎

發一使

魏證不

魏證頭

上見人

奏事假

以辭色

小...
...
...

上欲營...
宮殿...
秦而不止

受...
...
...

崔仁師...
...
...

孫伏伽...
...
...

孫伏伽...
...
...

或一言秦府舊兵宜盡除武職追入宿衛上謂之曰朕以天下為家
惟賢是與豈舊兵之外皆無可信者乎汝之此意非所以廣朕德於
天下也上謂公卿曰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譏者與公同利故

也秦始皇營宮室而民怨叛者病人以利已故也夫靡麗珍奇固人
之所欲若縱之不已則危亡立至朕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鑿秦而止
王公已下宜體朕此意由是二十年間風俗素朴衣無錦繡公私富
給上謂黃門侍郎王珪曰國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中書詔

敕或有差失則門下當行駁正人心所見互有不同苟論難往來務
求至當捨已從人亦復何傷比來或護已之短遂成怨隙或苟避私
怨知非不正順一人之顏情為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國之政也煬帝

之世內外庶官務相順從當是之時皆自謂有智禍不及身及天下
大亂家國兩亡雖其間萬一有得免者亦為時論所貶終古不磨卿
曹各當徇公志私勿雷同也上謂侍臣曰吾聞西域賈胡切帝賈

胡得美珠剖身以藏之有諸侍臣曰有之上曰人皆知笑彼之愛珠
而不愛其身也吏受賄抵法與帝王徇奢欲而亡國者何以異於彼
胡之可笑邪魏徵曰昔魯哀公謂孔子曰人有好忘者徙宅而忘其

妻孔子曰又有甚者桀紂乃忘其身亦猶是也上曰然朕與公輩宜
戮力相輔庶免為人所笑也青州有謀反者州縣逮捕支黨收繫

滿獄詔殿中侍御史崔仁師覆按之仁師至悉脫去桎械下拜切
辭足與與飲食湯沐寬慰之止坐其魁首十餘人餘皆釋之還報敕
使將往決之大理少卿孫伏伽謂仁師曰足下反者反者多人情情情

從輕誰不貪生恐見徒侶得免未肯甘心深為足下憂之仁師曰凡
治獄當以仁恕為本豈可自規免罪知其寃而不為伸邪萬一聞短
誤有所縱以一身易十囚之死亦所願也伏伽慙而退及敕使至更
訊諸囚皆曰崔公平恕事無枉濫請速就死無一人異辭者上好

騎射孫伏伽諫以為天子居則九門行則警蹕警蹕也入言蹕止行
非欲苟自尊嚴乃為社稷生民之計也陛下好自走馬射射射
既非所以安養聖躬又非所以儀刑後世臣竊為陛下不取上悅未
幾以伏伽為諫議大夫隋世選人十一月集至春而罷人患其

四時用

才銓叙

乾祐

不為

上無

魏證論

論儲積

人主畏

促至是吏部侍郎劉林甫奏四時聽選隨闕注擬人以為便唐初士
 大夫以亂離之後不樂仕進官負不充省符下諸州差人赴選州府
 及詔使多以赤牒補官至是盡省之勒赴省選集者七千餘人林甫
 隨才銓叙各得其所時人稱之詔以關中米貴始分人於洛州選上
 謂房玄齡曰官在得人不在負多命玄齡併省留文武惣六百四十
 三員隋秘書監晉陵劉子翼有學行性剛直朋友有過常面責之
 李百藥常稱劉四雖復罵人人終不恨是歲有詔徵之辭以母老不
 至 鄒令裴仁軌私役門夫上怒欲斬之殿中侍御史李乾祐諫曰
 法者陛下所與天下共也非陛下所獨有也今仁軌坐輕罪而抵極
 刑臣恐人無所措手足上悅免仁軌死以乾祐為侍御史 上嘗語
 久關中山東人意有同異殿中侍御史張行成跪奏曰天子以四海
 為家不當有東西之異恐示人以隘上善其言厚賜之自是每有大
 政嘗使預議 鴻臚卿鄭元壽使突厥還言於上曰戎狄與衰專以
 羊馬為候今突厥民飢畜瘦此將亡之兆也不過三年上然之羣臣
 多勸上乘間擊突厥上曰新與人盟而背之不信利人之災不仁乘
 人之危以取勝不武縱使其種落盡叛六畜無餘朕終不擊必待有
 罪然後討之 二年正月右僕射長孫無忌罷時有密表稱無忌權
 寵過盛者上以表示之曰朕於卿洞然無疑若各懷所聞而不言則
 君臣之意有不通又召百官謂之曰朕諸子皆幼視無忌如子非它
 人所能間也無忌自懼滿盈固求遜位皇后又力為之請上乃許之
 以為開府儀同三司 置六司侍郎副六尚書并置左右司郎中各
 一人 上問魏徵曰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信
 則暗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上聞舜明四目達四聰故共
 鯀驩堯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
 異 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
 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 上謂
 黃門侍郎王珪曰開皇十四年大旱隋文帝不許賑給而令百姓就
 食山東比至末年天下儲積可供五十年煬帝恃其富饒侈心無厭
 卒亡天下但使倉庾之積足以備凶年其餘何用哉 上謂侍臣曰
 人言天子至尊無所畏憚朕則不然上畏皇天之監臨下憚羣臣之

卷五十九

五

君臣俱
法前世

二品犯
罪不與
諸囚為
伍

災旱肆
故

因突厥
知忠懼

祖孝孫
作曹雅
樂

上謂治
之隆替
不在樂

瞻仰兢兢業業猶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魏徵曰此誠致治之要願
陛下慎終如始則善矣上謂房玄齡等曰政莫若至公昔諸葛

亮竄廖立李嚴於南夷亮卒而立嚴皆悲泣有死者非至公能如是
乎又高頴為隋相公平識治體隋之興亡繫頴之存沒朕既慕前世

之明君卿等不可不法前世之賢相也大理少卿胡演進每月囚
帳上命自今大辟皆令中書門下四品已上及尚書議之庶無冤濫

既而引囚至岐州刺史鄭善果上謂胡演曰善果雖復有罪官品不
卑豈可使與諸囚為伍自今三品已上犯罪不須引過聽於朝堂俟

進止關內旱飢民多賣子以接衣食詔出御府金帛為贖之歸其
父母三月詔以去歲霖雨今茲旱蝗赦天下詔書略曰若使年穀豐

稔天下又安移災朕身以存萬國是所願也甘心無吝會所在有雨
民大悅四月詔以隋末亂離因之饑饉暴骸滿野暴滿下傷人

心目且令所在官司收瘞於劉切頡利表請入朝上謂侍臣曰鄉
者突厥之疆控弦百萬馮陵中夏用是驕恣以失其民今自請入朝

非困窮肯如是乎朕聞之且喜且懼何則突厥衰則邊境安矣故喜
然朕或失道它日亦將如突厥能無懼乎卿曹宜不惜苦諫以輔朕

之不逮也太常少卿祖孝孫以為梁陳之音多吳楚周齊之音多
胡夷於是斟酌南北考以古聲作唐雅樂凡八十四調三十一曲上

二和詔協律郎張文收與孝孫同修定六月孝孫等奏新樂上曰禮
樂者蓋聖人緣物以設教耳治之隆替豈由於此御史大夫杜淹曰

齊之將亡作伴侶曲陳之將亡作玉樹後庭花其聲哀思行路聞之
皆悲泣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樂也上曰不然夫樂能感人故樂者

聞之則喜憂者聞之則悲悲喜在人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民必愁
苦故聞樂而悲耳今二曲具存朕為公奏之公且悲乎右丞魏徵曰

古人稱禮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樂誠在人和
不在聲音也

臣光曰臣聞垂能目制方圓垂或作倕黃心度曲直然不能以教
人其所以教人者必規矩而已矣聖人不勉而中竹仲切不思而

得然不能以授人其所以授人者必禮樂而已矣禮者聖人之所
履也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聖人履中正而樂和平又思與四海共

之百世傳之於是乎作禮樂焉故工人執垂之規矩而施之器是亦垂之功已王者執五帝三王之禮樂而施之世是亦五帝三王之治已五帝三王其違世已久後之人見其禮知其所履聞其樂知其所樂炳然若猶存於世焉此非禮樂之功邪夫禮樂有本有文中和者本也容聲者末也二者不可偏廢先王守禮樂之本未嘗須臾去於心行禮樂之文未嘗須臾遠於身與於閨門著於朝廷被於鄉遂比鄰達於諸侯流於四海自祭祀軍旅至於飲食起居未嘗不在禮樂之中如此數十百年然後治化周浹鳳凰來儀也苟無其本而徒有其末一日行之而百日捨之求以移風易俗誠亦難矣是以漢武帝置協律歌天瑞非不美也不能免哀痛之詔王莽建義和考律呂非不精也不能救漸臺之禍晉武帝制笛尺調金石非不詳也不能弭平陽之災梁武帝立四器調八音非不察也易武不能免臺城之辱然則雖韶夏護武之音韶市招切舜禹樂名護胡故切又戶樂切猶執垂之規矩而無工與材坐而待器之成終不可得也况齊陳

淫昏之主

亡國之音

變一

世之哀樂

乎而太宗

遠

云治之隆替不由於樂何發言之易而果於非聖人也如此夫禮非威儀之謂也然無威儀則禮不可得而行矣樂非聲音之謂也然無聲音則樂不可得而見矣譬諸山取其一土一石而謂之山則不可然土石皆去山何在哉故曰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奈何以齊陳之音不驗於今世而謂樂無益於治亂何異賭拳石而輕泰山乎奉其食切石如拳也必若所言則是五帝三王之作樂皆妄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惜哉

上謂侍臣曰朕觀隋煬帝集文辭與博亦知是堯舜而非桀紂然行事何其反也魏徵對曰人君雖聖哲猶當虛已以受人政智者獻其謀勇者竭其力煬帝恃其後才驕矜自用故口誦堯舜之言而身為桀紂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事不遠吾屬之師也畿內有蝗上入苑中見蝗後數枚綴部活切祝之曰民以穀為命而汝食之寧食吾之肺腸舉手欲吞之左右諫曰惡物或成疾上曰朕為民受災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為災上曰朕每臨朝欲發一

三思
之
道

小
數
赦

神
祥
瑞

出
官
人

管
對
責
元
楷
聚

王
珪
論
尚
儒
然

同
聖
虛

言未嘗不三思三思暫切恐為民害是以不多言給事中知起居事

杜正倫曰臣職在記言陛下之言失臣必書之豈徒有害於今心恐

貽譏於後上悅賜絹二百段上曰梁武帝君臣惟談空虛是之

亂百官不能乘馬元帝為周師所圍猶講老子百官戎服以聽此洙

足為戒朕所好者惟堯舜周孔之道以為如鳥有翼如魚有水失之

則死不可暫無耳上謂侍臣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

不幸正歲再赦善人喑啞比於金切下於夫養稂莠者望嘉穀機

當切本秀不成也赦有罪者賊良民故朕即位以來不欲數赦恐小

人恃之輕犯憲章故也○二年九月初令致仕官位在本品之上

上曰比見羣臣屢上表賀祥瑞夫家給人足而無瑞不善為堯舜百

姓愁怨而多瑞不害為桀紂後魏之世吏焚連理木煮白雉而食之

豈足為至治乎詔自今大瑞聽表聞自外諸瑞申所司而已常有白

鵲構巢於寢殿槐上合歡如腰鼓左右稱賀上曰我嘗笑隋煬帝好

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命毀其巢縱鵲於野外天少雨中書舍

人李百藥上言往年雖出宮人竊聞太上皇宮及掖庭掖庭宮人之

者為宮人無用者尚多豈惟虛費衣食且陰氣鬱積亦足致旱上曰

婦人幽閉深宮誠為可愍灑掃之餘灑所賣切又下亦何所用宜

皆出之任求伉儷下力計切於是遣尚書左丞戴胄給事中杜

正倫於掖庭西門簡出之前後所出三千餘人突厥寇邊朝臣或

請修古長城發民乘堡鄣之亮切上曰突厥災異相仍頡利不懼而

修德暴虐滋甚骨肉相攻亡在朝夕朕方為公掃清沙漠安用勞民

遠修鄣塞乎以前司農卿竇靜為夏州都督靜在司農少卿趙元

楷善聚斂靜鄙之對官屬大言曰隋煬帝奢侈重斂司農非公不可

今天子節儉愛民公何所用哉元楷大慙上問王珪曰近世為國

者益不及前古何也對曰漢世尚儒術宰相多用經術上故風俗淳

厚近世重文輕儒參以法律此治化之所以益衰也上然之十月

交州都督遂安公壽以貪得罪上以瀛州刺史盧祖尚才兼文武廉

平公直徵入朝諭以交趾又不得人須卿鎮撫祖尚拜謝而出既而

悔之辭以舊疾上遣杜如晦等諭旨曰匹夫猶敢然諾奈何既許朕

而復悔之社尚固辭上大怒曰我使人不行何以為政命斬於朝堂

尋悔之它日與侍臣論齊文宣帝何如人魏徵對曰文宣狂暴然人

與之爭事理則從之有前青州長史魏愷使於梁還除光州長史

不肯行楊遵彥奏之文宣怒召而責之愷曰臣先任大州長史使還

有勞無過更得小州此臣所以不行也文宣顧謂遵彥曰其言有理

卿赦之此其所長也上曰然卿者盧祖尚雖失人臣之義朕殺之以

為太暴由此言之不如文宣矣命復其官蔭徵容貌不逾中人亦有

膽略善回人主意每犯顏苦諫或逢上怒甚徵神色不移上亦為之

霽威上計切漢書魏相為霽威霽謂告上家還言於上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外皆嚴裝已畢而竟不行何也上笑曰初實有此心畏

卿嗔故中輟耳上嘗得佳鵝代笑切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

事故久不已鵝竟死懷中上嘗問居與侍中王珪語有美人侍側

上指示珪曰此廬江王瑗之姬也瑗以謀殺其夫而納之珪避席

曰陛下以廬江納之為是邪非邪上曰殺人而取其妻卿何問是非

對曰昔齊相公知郭公之所以亡由善善而不能用然弃其所言之

人管仲以為無異於郭公今此美人尚在左右臣以為為聖心是之也

上悅即出之還其親族上使太常少卿祖孝孫教宮人音樂不稱

旨上尺補上責之温彦博主理諫曰孝孫雅士今乃使之教宮人又

從而譴之臣竊以為不可上怒曰朕實卿等於腹心當竭忠直以事

我乃附下罔上為孝孫遊說邪彦博拜謝珪不拜曰陛下責臣以忠

直今日所言豈私曲邪此乃陛下負臣非臣負陛下上默然而罷明

日上謂房玄齡曰自古帝王納諫誠難朕昨責温彦博王珪至今悔

之公等勿為此不盡言也上曰為朕養民者唯在都督刺史朕常

疏其名於屏風疏所職切條陳以記之屏蒲一也三體圖坐卧觀之

得其在官言惡之跡皆注於名下以備黜陟縣令尤為親民不可不

擇乃命內外五品以上文舉堪為縣令者以名聞○三年二月以房

玄齡為左僕射杜如晦為右僕射以尚書右丞魏徵守秘書監參預

朝政三月上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為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

任此宰相之職也比聞聽受辭訟日不暇給女能助朕求賢乎因敕

尚書細務屬左右丞唯大事應奏者乃關僕射玄齡明達吏事輔以

夜盡心惟恐一物失所用法寬平聞人有善若已有之不以

上雁鵝

王珪諫

上珪言

房玄齡

房玄齡

秦林技
引之類
如不及

房杜善
諫能斷

五花判
第

薛何薦
馬周

李大亮
諫求鷹

義上

求備取人不以已長格物擇格於物而與如晦引技士類常如不及至於臺閣規模皆二人所定上每與玄齡謀事必曰非如晦不能決

及如晦至卒用玄齡之策蓋玄齡善謀如晦能斷故也二人深相得同心侑國故唐世稱賢相者推房杜焉玄齡雖蒙寵待或以事被譴

輒累日詣朝堂稽顙請罪願息曩切觸地求哀也恐懼若無所容玄齡監修國史

史語之曰比見漢書載子虛上林賦浮華無用其上書論事詞理切直者朕從與不從皆當載之

四月御太極殿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不使者皆應論執比來唯睹順從不聞違異

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為何必擇才也房玄齡等皆頓首謝故事凡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

中書侍郎駁正之上始申明舊制由是鮮有敗事在平人武德四年折脚城置太宗復省之

長安舍於中郎將常何之家六月以早詔文武官極言得失何武人不學不知所言周代之陳便宜二十餘條上恠其能以問何對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為臣具草自上即召之未至遣使督促者數輩

及謁見與語甚悅令直門下省尋除監察御史奉使稱旨上以常何為知人賜絹三百匹十一月上遣使至涼州都督李大亮有佳鷹

使者諷大亮使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久絕畋遊而使老求鷹若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如其自擅乃是使非其人癸卯上謂侍臣曰李大

亮可謂忠直手詔褒美賜以胡餅蒲丁切及荀悅漢紀遣都督李世勳李靖柴紹薛萬徹為行軍總管眾合十餘萬皆受李靖節度

道出擊突厥十一月突利可汗入朝上謂侍臣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常痛心今單于稽顙單于連切匈奴天子

上曰蘇羯遠來蓋突厥已服之故也昔人謂禦戎無上策朕今治安中國而四夷自服豈非上策乎

右僕射杜如晦以疾遜位上許之上問給事中孔穎達曰論語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

實若虛何謂也穎達具釋其義以對且曰非獨匹夫如是帝王亦然帝王內蘊神明外當玄默故易稱以蒙養正以明夷蓋眾若位居尊

極滋耀聰明以才陵人飾非拒諫則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上深善

惟萬紀
考元齡
等考官
不平

魏證漢
秦府左
右侍

四夷請
上為天
可汗

二流漢
心如悔

置酒步
聖明

其言 是時遠方諸國來朝貢者甚眾 服裝詭異 切詰也中書侍郎
顏師古請圖寫以示後作王會圖從之 王會周武王時天下五遠

平上命侯君集推之魏徵諫曰玄齡珪皆朝廷舊臣素以忠直為陛

下所委所考既多其間能無一二人不當察其情終非阿私若推得

其事則皆不可信豈得復當重任且萬紀比來怕在考堂曾無駁正

及身不得考乃始陳論此正欲激陛下之怒非竭誠徇國也使推之

得實未足裨益朝廷若其本虛徒失陛下委任大臣之意臣所愛者

治體非敢苟私二臣上乃釋不問 濮州刺史龐相壽坐貪汙

解任自陳嘗在秦王幕府上憐之欲聽還舊任魏徵諫曰秦府左右

中外甚多恐人人皆恃恩私是使為善者懼上欣然納之謂相壽曰

我昔為秦王乃一府之主今居大位乃四海之主不得獨私故人大

臣所執如是朕何敢違賜帛遣之相壽流涕而去○四年正月李靖

帥驍騎三千自馬邑進屯惡陽嶺夜襲破之突厥頡利可汗不

意靖猝至 猝蒼沒切 大驚又為靖破於陰山 北戎之地東西千餘里

圍 中漢武京 先是上遣鴻臚卿唐儉等慰撫之李靖與李世勣謀

選精騎一萬齎二十日糧往襲之以其謀告張公謹公謹曰詔書已

許其降使者在彼奈何擊之靖曰此韓信所以破齊也唐儉輩何足

惜遂勒兵夜發虜眾遂潰唐儉脫身得歸靖斬首萬餘級俘男女十

餘萬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露布以聞 後魏每戰克欲天下聞知

三月四夷君長詣闕請上為天可汗上曰我為大唐天子又下行

可汗 蔡成公杜如晦薨上每得佳物輒思如晦遣使賜其家久之

語及如晦必流涕謂房玄齡曰公與如晦同佐朕今獨見公不見如

晦矣 突厥頡利可汗至長安上御順天樓盛陳文物引見詔館於

太僕厚置食之上皇聞擒頡利歎曰漢高祖困白登 漢高祖擊匈奴

匈奴圍之也 白登平 不能報公我子能滅突厥吾託付得人復何憂

哉上皇召上與貴臣十餘人及諸王妃主置酒凌煙閣酒酣上皇自

彈琵琶上起舞公卿迭起為壽逮夜而罷突厥既亡其部落或北附

薛延陀或西奔西域其降唐者尚十萬口詔羣臣議區處之宜朝士

李百藥
師古請
實真之
河北分
立酋長
李百藥
以為宜
因其離
散各即
本部

多言北狄自古為中國患今幸而破亡宜悉徙之河南充豫之間分
其種落散居州縣教之耕織可以化胡虜為農民永空塞北之地頗
師古請實真之河北分立酋長李百藥以為宜因其離散各即本部
署為君長國分則弱而易制敵則難相吞滅各自保全必不能抗
衡中國仍請於定襄置都護府為其節度實靜以為置之中國有損
無益莫若因其破亡之餘假之王侯之號妻以宗室之女分其土地
析其部落使其權弱劫分易為羈制温彦博請準漢建武故事置降匈奴
於塞下全其部落順其土俗以實空虛之地使為中國扞蔽魏徵
以為突厥世為寇盜百姓之讎也今幸而破亡陛下以其降附不忍
盡殺宜縱之使還故土不可留之中國晉初諸胡與民雜居中國郭
欽江統皆勸武帝驅出塞外以絕亂階武帝不從後二十餘年伊洛
之間遂為檀裘之域此前事之明鑑也彦博曰王者之於萬物天覆
地載靡有所遺今突厥窮來歸我奈何弃之而不受乎孔子曰有教
無類若救其死亡授以生業教之禮義數年之後悉為吾民選其酋
長使入宿衛畏威懷德何後患之有上卒用彦博策處突厥降眾東

長七十九

吳仁

十二

公卿
長布列
明廷
詔大工
義訟

自幽州西至靈州分突利所統之地為四州分頡利之地為六州其
餘酋長至者皆拜將軍中郎將布列朝廷五品已上自餘人殆與朝
士相半 詔自今訟者有經尚書省判不服聽於東宮上啓委太子
裁決若仍不服然後聞奏 御史大夫蕭瑀劾奏李靖破頡利牙帳
御軍無法突厥珍物虜掠俱盡請付法司推科上特敕勿劾及靖入
見上大加責讓靖頓首謝久之乃曰隋史萬歲破達頭可汗有功
不賞以罪致戮朕則不然錄公之功赦公之罪加靖左光祿大夫賜
絹千匹未幾上謂靖曰前有人讒公今朕意已寤公勿以為懷復賜
絹千匹 林邑獻火珠 林邑南蠻國名漢曰南象地在交州南千餘里有司以其表辭不
順請討之上曰好戰者亡如隋煬帝頡利可汗皆耳目所親見也小
國勝之不武况未可必乎語言之間何足介意 六月發卒修洛陽
宮以備巡幸給事中張玄素上書諫以為洛陽未有巡幸之期而預
修宮室非今日之急務昔漢高祖納婁敬之說自洛陽遷長安豈非
洛陽之地不及關中之形勝邪景帝用晁錯之言而七國構禍陛下
今處突厥於中國突厥之親何如七國豈得不先為憂而宮室可遽

張元素
諫修洛
陽宮

不許討
林邑

敬李靖
之罪

謂元
美所
有聖

論文帝
不明事

蕭瑀快
失自失

李亮
張給

定官品
服飾

李靖為
掃似不
能言

與乘輿可輕稱哉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宏侈者皆令毀之
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財力何
如隋世陛下以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上謂玄素
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于亂耳上
歎曰吾思之不熟乃至於是顧謂房玄齡曰朕以洛陽土中朝貢道
均意欲便民以休營之今玄素所言誠有理宜即為之罷役後日或
以事至洛陽露居亦無傷也仍賜玄素絲二百匹 上問房玄齡
蕭瑀曰隋文帝市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於為治每臨朝或至日具朝
服及五品已上引坐論事衛士傳餐而食又千安切雖性非仁厚亦
勤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
有不通喜察則多疑於物事皆自決不任羣臣天下至廣百萬機
雖復勞神苦形豈能一一中理羣臣既知主意唯取決受成雖有愆
違莫能諫爭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實之百官
使思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
誰敢不竭心力以修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治乎因敕百司自今詔敷

行下有未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上於何切老子唯之不盡已意

上命蕭瑀與平相參議朝政瑀氣剛而辭辯李亮等皆不能抗

上多不用其言蓋魏徵溫彥博嘗有微過瑀劾奏之上竟不問瑀

由此怏怏自失遂罷御史大夫為太子少傅不復預聞朝政 西突

厥種落散在伊吾在大磧外南至玉門關 詔以涼州都督李亮

為西北道安撫使於磧口貯糧來者賑給使者招慰相望於道大

亮上言中國如木根四夷如枝葉疲中國以奉四夷猶拔本根以益

枝葉也況河西則懸蕭條突厥微弱以來始得耕種今又供億容

供億力切左氏不能此役民將不堪不若上罷招慰為便伊吾之地

率皆沙磧其人或自立君長求稱臣內屬者羈縻受之使居塞外為

中國藩蔽此乃施虛惠而收實利也上從之 八月詔以常服未有

差等自今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緋六品七品服綠八品服青

婦人從其夫色 詔以兵部尚書李靖為右僕射靖性沈厚每度時

宰參議恂恂似不貶言音音恂恂 思結部落飢貧徙居之代州
以張儉檢校代州都督儉因勸之營田歲大檢儉恐虜者積多有異

奏書背之刑

魏證諫入貢

王珪品卑羣臣

魏證言亂民易化

上勤撫飢民

新死刑二十九人

請中陶既安魏徵之

志奏請和羅以充邊儲部落喜感昌由轉力而邊備實焉 上讀明堂
臧炙書云鐵諸深切多入五藏之系藏才浪切臧附也咸附於背詔
曰自今毋得答囚皆 十二月高昌王麴文泰入朝西域諸國咸欲

因文泰遣使入貢上遣文泰之臣厭怛紇干怛當割切紇干乃往迎
之魏徵諫曰昔光武不聽西域送侍子置都護以為不以蠻夷勞中
國今天下初定前已有文泰之來所過勞費已甚今借使十國入貢其
徒旅不減千人邊民荒耗將不勝其弊若聽其商賈往來與邊民交

市則可矣儻以賓客遇之非中國之利也時厭怛紇干已行上遽令
止之 諸宰相侍宴上謂王珪曰卿識鑒精通復善談論玄歷以下
卿宜悉加品藻且自謂與數子何如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
如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

如溫彥博處繁劇眾務再舉臣不如戴胄取君不及堯舜以諫爭
為已任臣不如魏徵至於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微長
上深以為然眾亦服其確論論堅不可破 上之初即位也嘗與
羣臣語及教化上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對曰不

然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譬猶飢
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也上深然之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還人漸
澆訛上堅堯切薄也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
而不欲邪魏徵書生未識時務若信其虛論心敗國家徵曰五帝三

王不易民而化昔黃帝征蚩尤顓頊誅九黎湯放桀武王伐紂皆能
身致太平豈非承大亂之後邪若謂古人淳樸漸致澆訛則至于今
日當悉化為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上卒從徵言元年關中飢米

斗直絹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
嘗嗟怨是歲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斗不過三四錢終歲斷
死刑纔二十九人東至于海南南及五嶺皆外戶下閉行旅不齎糧取
給於道路焉 上謂長孫無忌曰貞觀之初上書者皆云人主當獨

運威權不可去又之臣下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討四夷唯魏徵勸朕偃
武修文中國既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頡利成擒其酋長並帶弓
宿衛部落皆龍衣冠徵之力也但恨不使封德彝見之耳徵再拜謝
曰突厥破滅海內康寧皆陛下威德臣何力焉上曰朕能任公公能

稱所任則其功豈獨在朕乎。身玄齡奏朕府庫申兵遠勝隋世。上曰甲兵武備誠不可闕然煬帝甲兵豈不足邪卒亡天下若公等尽力使百姓又安此乃朕之甲兵也。

太宗貞觀元年九月杜淹參預朝政實錄云杜淹署位不知所謂署位何也今從新唐書宰相表是時宰相无定名或云參預朝政或云參知機務之類甚衆不知其入銜否也如李靖三兩日一至門下中書臯章政事魏徵朝章國典參議得失之類則決不入銜矣十一月以孫伏伽爲諫議大夫韓琬御史臺記伏伽武德自万年主簿上疏極諫太宗怒命引出斬之伏伽曰臣寧與閔能逢遊於地下不願事陛下太宗曰朕試卿耳卿能若是朕何憂社稷命授之三品幸臣曰伏伽臣陛下之過自主簿授之二品彭陛下之過深矣請授之五品遂拜爲諫議大夫按高祖實錄武德元年伏伽自万年縣法曹上書高祖詔授治書侍御史臺記誤也今據魏徵故事帝悅王珪之言出廬江王瑗姬寶錄新舊書皆云帝出不出此美人而甚重其言按太宗賢主既重珪言何得反弃而不用乎且是人汎侍左

十九

右又非愛寵著名之人太宗何愛而留之今從貞觀政要四年蘇定方爲前鋒頡利走靖軍至虜衆潰程皇靖傳曰靖軍逼其牙帳十五里虜始覺定方傳曰靖使定方爲前鋒乘霧而行去賊一里許忽然雲霧歇望見其牙帳掩擊殺數十百人頡利畏威先走今從唐曆

貞觀紀末曾帝滿注資治通鑑卷一百九

